

瞿爾結戈特

(SOEREN KIERKEGAARD 1813—1855)

洪耀勳

(His Personal Life, Works and Thinking) 附記：(此稿為四十八年度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補助研究報告)

引言

一為人、作品和思想—

瞿爾結戈特是現時實存主義的開山祖之一，凡是今天談實存主義的，無一不以瞿氏為淵源。他是實存思想的範型：他對當時的高貴的教壇、麻醉於普遍性的黑格爾主義和既成宗教的教堂所採取的態度和攻擊，都為現時實存論者樂於模仿的類型。瞿氏底思想和哲學，一直到十九世紀晚，很少人注意到，瞿氏所預言的一一兌現，因此，在西歐1875年前後也就掀起「瞿爾結戈特復興」的運動，但是所謂「危機意識」不臨頭也就不感受十分痛苦，能過且過，這種狀況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於美國，生活安定而受大戰底影響較少且其思想尚在嚐試草創時代，對於實存思想沒有痛切之感，到了1936始有D.F.Swenson教授底瞿氏作品之一的「哲學的斷章」全譯，嗣後到了1948年，僅僅十二年間看到瞿氏全著作底英譯本，一異國思想家底全作品在短時間裡能够被翻成他國語文，不是一平凡事，由此可知人家認知此作家底重要性。在美國的瞿氏研究有不少貢獻的兩恩人，Swenson教授以外還有W.Lowrie教授：前者作了翻譯和介紹瞿氏思想底工作，而後者根據可靠資料寫了瞿氏傳記，這兩人算是奠定了美國底瞿氏研究基礎。

瞿氏在生時雖引起一群同時代人底思想革新的混亂和動搖，但是沒人能够了解瞿氏後來的命運將要怎樣。除了瞿氏自己出版底作品大部分是以匿名發表外，死後經過廿六年即1881年，他的日記和小文偶而被出版，當然以此沒有人知道會作蠢動在他心奧的觀念了。1877年瞿底老鄉G.Brandes寫給尼采的信裡還提到應該從丹麥人芟除瞿底影響呢。連丹麥最傑出的哲學家Hoeffding底「瞿爾結戈特」(1892年)，殆無瞿氏思想底了解，誤會連篇。

瞿之得知已，還得等到一百年後。在他的「日記」裡，他預料到自己將來的命運而說：「將來如有人講我的思想，也不過是小節的一註脚而已」。很可悲嘆地，此事實際上發生了。及到這世紀，他的全著作、日記出現後，「他」也是世界的狀況所要求的！對瞿爾結戈特底興趣勃然而生。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剛移植到新大陸去的瞿思想，雖有很好的園丁，如Swenson和Lowrie，但一般讀者不能消化那麼大的資料，以為瞿氏是大文學作家，使人興奮的莫名其妙的知的精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深深地

受了瞿氏影響的有力實存主義者相繼而起，更進一步地重新刺激了一般思想界，漸漸地也就大眾化，成為這世紀最通行的思想了。如K.Jaspers, M.Heidegger 和 J.-P.Sartre，莫不重新估價這丹麥的天才思想家。

凡是對某一種思想底了解，必需牽涉到這思想的生活背景；尤其要談瞿爾結戈特，非以爛眼看到其為人不可。因為瞿氏主張主體真理的，個別的人存在、主體性、內面性纔是真理。現在許多人都關心到瞿氏之為人和作品，但其通觀的一切計劃都沒得到很好的成就；有些人企圖做深層的心理分析，有的做精神病理學的精神科的解析，各有獨見，但難免偏差。最要緊的工作，不在概說瞿氏思想，而在產生瞿氏這種思想的當時西歐思想底知的道德的宗教的傳統之與瞿這個個性底關係之詳細的和批判的解析。為人和思想，都要平勾地顧慮到；因為瞿研究不能由其為人(person)分開，其思想之了解，時時刻刻要求我們要和瞿在一起。解析和評價，當然可放在他的思想內容上面，且為此目的可利用到的資料和發見，也要衡量到。很抱歉的，雖幸運地有機會來研討瞿氏，但是仍受資料不够和時間短促的限制，心有餘而力不足，計劃和結果相差未免太遠了。尚期待來日有十分的時間來補全這一工作。

第一章 為人

瞿爾結戈特在他的「觀點」裡說——：我的一生有三個頂峰，而這些也是準備了他後來的第四、第五的危機的。這是表示他一生底幾個重要狀況；少青年時受着其父管制下，與Regine Olsen底戀愛故事（訂婚和解婚等），與出版界、群衆底衝突以及公然和丹麥正公會（The Established Church of Denmark）底鬥爭等。他的一生也可分為四階段：作個兒子、情人、論爭的作家和真理底認證。

一、少年

瞿氏回顧他的少年時而說，簡直是灰暗的犧牲生活。瞿氏生於1813年五月五日，是退休商人Michael Kierkegaard底第七和最末的孩子。是時Michael 已五十六歲，他像 Israel 爱 Joseph 那樣很痛愛這末子，這父子間的羈絆是瞿氏底心理和精神發展上的一大因素。

M.K.有深深的宗教熱情和敬虔，他嚴格地給了S.K.宗教的訓練。S.K.底深沉憂鬱的心性和內向的性格，一面是遺傳，他是其父的栽培。由傳記的心理的解析，可作為瞿氏作品內容了解底一大幫助。其父M.K.底為人，在其頑固的深湛着憂鬱的相貌裡，更可以看出老M.K.有說不出的悲劇感覺。M.K.年青時，為貧窮所迫，曾在Jutland底荒野作牧羊童，他在缺乏和飢餓交迫之下，曾於山上將拳頭高舉向天，詛咒過上帝。M.K.後來為其親戚養子，在十一歲時，到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做商家庭徒弟。中年獨立營商，生意發達成為富戶。不久(此時四十歲)退休。上

希對 M.K 底咀罵，不僅沒責備他，反而以豐富的物質賞給了他。這事常是老瞿引以自咎；他以得罪了聖神，似乎常有上帝底怒眼看守着他。他一生以深的謙遜和後悔，求上帝底寬恕。他天天生活於內心的恐懼和懊惱，戰戰兢兢地怕神罰底來臨——相繼地不幸的事情發生，死了五個孩子又死了原配(1796年)。老瞿在他的太太未死之前，不能戰勝肉慾誘惑和他的男女發生曖昧關係，於1797年春，引責和此佣女 Ane Lund 正式結婚。老瞿對於自己的卑賤行爲，如曾詛咒上帝那行爲同，後悔苦惱自責不止，自認為他一生底第二次「墮罪」(Sündhaft)而不能忘懷。他在其旺盛的活動時期，就從事業引退於隱居生活底理由也在這裡。多忙的做個市民的營商生活妨害他的自省和精神的自救生活。

隱居以後老瞿研究了 Christian Wolff，和其他的宗教哲學，以此老瞿以為獲得上帝底存在和精神不死底邏輯的證明。使他緊密地和哥本哈根底「兄弟會」發生關係。以十字架和基督受難的信仰中心底這「兄弟會」老瞿看到人類底救濟，他自己的苦惱和不安底解放。但是他還不能達到無邪童心的信賴，因為他的罪惡意識不讓他能够如此。因此，十字架由他來說不是上帝恩寵底符號，而卻是苦惱的象徵。對於如老瞿這種人當然可以分有赦罪，但是要於懺悔之道才能達到。

老瞿所處的心的物的狀況，可以說決定了小瞿一生底行路，尤其在宗教方面。帶着灰暗的色彩，正如他們的故鄉的空氣沉重，使人感覺壓迫那樣。

S.K 是其父五十六歲，其母約四十五歲時之出生，清瘦之質的原因或者在此。兒童時(其時叫做 Soeren Abye)到鄉下看他親戚時，由樹上掉下來打壞了背，終生未痊癒，這些或者為他早死底重要原因，S.K 底外表也不好看：駝背且雙腳長短不齊。

小瞿也繼承了其父之憂愁心性；他在「諸階段」底一地方說：「啊！為使我成為老人，為什麼投胎在母身以九個月就够，啊！為何我不會變為快樂，為什麼不僅以痛苦而為痛苦生下來？」在其遺作底文章裡也可發見如下：「自己是一個憂愁底老人……得了『一老婆』(Alteres-Sohn)」→3，這老婆遺傳了其父的憂愁，但是因沒有其父的彈性，也沒法子來遮蔽之。但是這憂愁之外，也賦予了寶貴的精神能力。小瞿是老瞿底一縮圖；其實小瞿也繼承了老瞿底精神上的彈性，這能力小瞿引而自慰的；即將他的憂愁以有調和的明朗來遮蔽。使人家看做無煩無惱的快樂人，S.K 以他天生的伶俐和聰明，其同學奉上了一綽號「肉叉子」(The Fork) →3，蓋因其尖舌善談故也，為其才能，同學喜歡了他，也敬遠了他。

在 S.K 底回顧文章裡提到他繼承了三個基本的氣質：想像力、辯證和宗教的憂鬱。這些構成 S.K 底天分：有豐富的想像力和濃深的情感以及不平凡的銳敏的領悟力，這些再加上澈底地求這已設定的目標底剛毅的意志，使 S.K 成為當時最優秀的人物，僅以十二年間，創造了有價值的「文學之文學」(Literatur in der Literatur)。

老瞿對這有才能的小瞿特別地慎重，從四、五歲便按照他的理想薰陶小瞿底精神。但是 S.K 把這種教育叫做「瘋狂的教養」

(a crazy and cruel bringing up)。因為老瞿不管小瞿底忍受性如何一味地按照自己方式來管教了他，老瞿是屬於路德派的；強調人類的有罪和先天的不完全而由神離得太遠，需要替人贖罪底基督教等。其教義以為人贖罪而上了十字架底基督教為中心。小瞿卻以為這種說法有毛病。

S.K 受其母(即老瞿底後妻)底影響很少。在小瞿底日記裡和著作裡到處可看見提及其父名字和記憶文章，但不能發見提到其繼母底文字。小瞿自以為他是其父底「精神的孩子」(das geistige Kind)。老瞿為教養小瞿煞費了精神；比方，為要訓練小瞿的想像力和邏輯能力，老瞿作過這樣子：父子在客廳走來走去作在街上散步之狀，遇到那種人作那種打招呼，作什麼樣的交談，遇十字街、平交道和迴避障礙物等作詳細的動作、發言和觀察，這是訓練想像力的。老瞿知悉十八世紀晚期的唯理論的哲學和神學，老瞿為小瞿底見識不隱藏他的寶貝，時常邀請好友(J.P. Mynter 在內)等來討論 Wolff 派哲學、路德神學，而叫小瞿在場注聆，這是為訓練小瞿底邏輯能力的。小瞿後來在其回顧文章裡說：以他們的快刀斷麻式的辨證法網而感動而為其所驅使的莫名其妙的專門術語而感覺迷惑。

S.K 在他的著作「兩者擇一」(Entweder-Oder)裡，提及其父底不可忘掉的印象有二：有永遠的妥當性底「義務」和無限的崇高的基督教。為人類贖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像，永遠刻在小瞿心上，老瞿底宗教的陶冶非常嚴格且認真，這個憂愁的父子不再多談此話底意義。父感覺自己係子的憂愁底責任者，而子以為自己是父之憂愁底原因。但父子都不問此想法也不談此問題，這段話是父子雙重的反映。父願基督底愛出現於子以得救。「憂愁的父親以憂愁的眼，老看到我的憂愁時的念願是：留神於能够真正地愛耶穌！」這段情形是 S.K 少年時的寫照，他回述說：「我沒有過孩童底歡喜快樂」，「我不是人，我的憂愁和瘋狂接壤」。S.K 沒有真的朋友，這使他感覺是「例外者」，和一般人不同，其原因部分地由身體上的根柢而來，但是主因還是精神上的；在他的「不安感」(Schwermut)多多少少有着精神優越感底明瞭意識。在學校裡不與同年歲的為群，寂寞地孤立地自行其是，以其病弱，有時得了同情，因其怪癖，有時受冷落，對於任何諷刺，他都能以尖銳刺骨的回答給予反擊，因此，當時已為其敏銳，為人所怕。除了文章秀麗有古典的大家之風格和「沒有母親底孩子」等以外，也沒有其外的印象留在學校。

S.K 十七歲時(1830年)考取哥本哈根大學，為充滿其父底心願進了神學院。他溫讀許多書，如果不以取牧師職資格為意的

話，也不大集中於主科（神學）底研讀。享受新獲得的自由，主要地讀了人文主義和美學底書；特別注意到三個人物以爲宗教外的三種人類底種型：Don Jean Faust 和永遠彷徨的猶太人 Israel。Don Jean代表不知厭的感性，Faust代表懷疑，而猶太人代表絕望。他的關心底這種轉移正指示着漸漸開始離開其父底信仰而對基督教取批評的態度。S.K在大學念書期間竟對文學、哲學更感覺興趣，當時 Hans Martenser 為新起神學者中之新銳，S.K受其影響最大。但是 S.K不滿其神學見解，Martensen & Hegel 無羈束自由的放蕩生活了，和鼓舞專政而反對自由運動底學友分開了。S.K以他的機智、美食和暢飲聞名：常出沒於咖啡店和戲院，有時想自殺，不信仰和絕望佔領了他的整個精神。這與其說是青年人底無軌道，無寧說是道德的知性的支柱底崩潰。

1835年，老瞿告訴了小瞿他的終生底大遺憾事，一大秘密即他和小瞿繼母婚前的醜行，此事小瞿名爲「大地震」。小瞿此時才了悟其父憂愁底一大原因。小瞿底沒規律的生活，對神學和牧師職沒有興趣，叫老瞿感覺非常痛苦。爲得老瞿歡喜，有時也認真起來，想考上牧師職，但是都沒用，一年一年徒然過去，老瞿爲此感覺無限的隱痛和悲哀。老瞿底孩子相繼地鴉亡，現在剩了

彼得 (Peter Kierkegaard) 和末子 S.K. Peter 還認真，大學成績很好，將來在教堂底職位也有着落。相反地 S.K 仍然過着無目標的輕浮生活，揮霍花老瞿底錢，債務高築，終都由老瞿付還。這些事情，老瞿自認爲上帝對他少年時詛罵過神的一種徵罰，老瞿底罪過似乎延及其家眷。小瞿認爲其父底富裕是上帝對他的不高興，以開玩笑的方式 (ironical way) 來罰他的。老瞿勇敢地告訴自己的「秘密」後，小瞿有所反省和覺悟，也和老父和好如初了。

教權的或合理的任何宗教形式，都不能滿足小瞿底要求。他批評了這種宗教形式所要求的「絕對的真理」。合理的宗教形式是無情無味的，已失掉基督教本有的東西，多年彷徨不決：一面不能完全地犧牲了「理性」，他面又不能如否葉那樣地把基督教圓圈嚥下去。基督教既然也是人底產品，應有反理性的成分。在當時的日記裡記着：「哲學和基督教不能統一起來」。客觀面之對於主觀面關係，其要點是，生活、生命問題應該採取「人的態度」 (personal attitude)。真理不是浮空的客觀的理念，都在

「主體性」 (Subjectivity)。在兩者擇一的決意，如果有什麼真理，只是爲你的真理 ("Nur die Wahrheit, die erlaubt, ist Wahreit für dich")。

S.K所經驗到的且認爲最有力量的宗教體驗是巴斯卡爾 (Pascal) 的宗教愉悅 (A Pascalian sort of religious joy)。這體驗發生於老瞿死前幾個月，即1838年五月間。S.K決定獻身於宗教的實存問題 (the problem of religious existence) 慕顯明已萌於此時。老瞿死於1838年八月。小瞿對其父綿綿不斷的記憶在1838年八月十一日日記裡。

在哲學，S.K發見對他的信仰沒有幫助；由哲學到信仰已經超過理性，祇須跳躍於生裡 (leap in his life) 而已。這思想在此時並不是深切的，只是青年的血潮澎湃於生命底河流裡而已。

II. 小瞿 (1836—1845)

S.K 生中有重大意義底經驗，是和 Regine Olsen 底定婚和解婚事件。這事改變了他的性格和寫作經歷。Regine 是一小康家庭一公務員底少女。生於1823年正月二十三日，少 S.K 十歲。S.K 遇到她，是在於定婚前十年，是時她才十四歲，而 S.K 是二十一歲。互相印象不錯，此後 S.K 便成爲她們的常客。後日 S.K 在日記裡回想邂逅當時，提及罪惡和後悔。

相識後三年他 (她) 們定婚了 (1840年)。此時 Regine 已經十七歲。一段時間，他 (她) 們很快樂。但是經過一年多就由 S.K 宣告解婚。這原因究竟如何？關於這個「秘密」研究家有種種說法。一般的說法是，因爲 S.K 底憂鬱症、秘密性格、爭辯的氣質等等。使他認爲不適合於通常的結婚生活。有的由性心理的錯亂、倒置和「無能」 (impotent) 底心理分析來說明之。

S.K 底對上帝的愛和對 Regine 的愛之間有相剋、矛盾、煩惱等，莫衷一是。如 Argus 有百個眼睛沉潛於自己底無限反省，憂愁入 S.K 和輕快的小鳥般的 Regine 來相對照，事情必不能那麼簡單吧。

S.K 在訂婚前 1840 年七、八月間，會做訪問其父故鄉 Jutland 底旅行。其日記中說：「關於此旅行我能夠這樣說罷；無一天不流泪。」他對上帝的愛，對 Regine 的愛有深刻的煩惱而感覺其間的相剋。解消定婚後的日記裡說：「使一人不幸是可忍的；叫他一人不幸是爲讓她幸福的，這是我所抱的唯一希望，此事，實很可悲。」1843 年五月底日記裡說：「要是我有信仰則能够不離開 Regine。」他所說的信仰是指能單獨地在上帝面前 (in presence before God) 懺悔的。S.K 深感對 Regine 所犯的罪惡，並深深體認到實存的實存樣式 (Seins-Art des Existenz) 是不允許中間的妥協的「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Sowohl als) 的生活態度。

從對其父和其愛人底根本經驗，且以這些爲契機，S.K 覺悟到「立於神面前的實存」，(Existenz vor den Gott.)。

S.K 對由於結婚而來的愛，家庭責任等都沒有自信，在 1841 年九月，他送還定婚戒指時，Regine 底慟哭哀求都不能感動他轉意。以前認爲互相可改正的不調和，現在已成爲不能跨過去的鴻溝了。如 S.K 這種特別性格底人，結婚事是不可能的。S.K 感覺自己的老成，Regine 是無法跟縱他的批判的反省，爭論的幻想和毫不介意的恣意等表示了，S.K 是「永遠的老成」 (an eternally to old)。

S.K 以爲這年青潔白的情侶，可治好他底性的不安 (Schwermutter, dread)，但是，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他的憂愁和其父連結着，是同根源的，根於宗教的罪愆 (rooted in religious guilt)。並且這是他和其父底「秘密」。其父底秘密是少年時會詛罵了上帝和其繼母婚前的醜行。S.K 自己的秘密，如鏡子，其父映照在他的鏡子裡。還有一個自己的秘密，根據 F. Lowitzky 的精神分析，是對其生母的私戀，在 S.K 底心理狀態有倒置，S.K 少年時，由和其父母鄰接臥房窺竚兩親底喃喃情語和痴態，於想像中其父是自己的擬制，如其父他愛撫過其母，於現實，雖無其事，戀愛一變就成爲憎恨，如娶了 Regine 便是放棄對其生母的戀愛；其實此時其生母已死，但是沾着於 S.K 的記憶 (Erinnerung) 和反復 (Wiederholung) 之中，S.K 以 Regine 來代替其母，有時

愛，有時恨，愛與恨底糾葛，在S.K底想像和現實也紛糾而分不清。現實上Regine是愛同時也是恨底對象，但是又不能以娶Regine來犧牲記憶中的愛人其生母。如此，其父和自己的秘密使S.K老有在神面前的罪惡感 (sense of guilt before God)。為Regine底幸福，S.K不得不把婚約打消。因為Regine深愛着他，S.K則開始對她採取不關心疏遠的態度，想以此叫Regine討厭他。但是Regine底情太甚，是不輕易放棄他的。1841年十月，S.K解消了婚約，S.K盼到朋友們的責備他、非難他的聲音，為轉移心情他暫離哥本哈根而到柏林去了。在遺著「觀點」(The Point of View.P.V. 18)裡：「我應該投於滅亡和背離，或選擇宗教當做絕對的唯一東西，」(I had either to cast myself into perdition and sensuality, or to choose the religious absolute as the only thing)後來證明了S.K選了後者是幸福的。因為他經過苦難之道，終於到了堅心的工作，被召到上帝面前來。S.K對此戀愛事件底述懷裡說：一切在上帝都可能的，他的和Regine底事情是上帝要試鍊他的。

S.K以此算了克服了第一個危機了，他的心身的情形也以此為樞紐點，也得改善了。他自以為此事是上帝為固定他在人類中使命之一現實的狀況，(a existential status)，他自認為宗教的例外者(a religious exception) ×5，認清上帝給予他要做的。他了解「肉中之刺」(the thorn in the flesh)底意義，構成他的特質的刺不是無意義的，此後S.K認清了目標，上帝賜給他的使命；為進行上帝底安排(Providence)的積極目的，要生活於人的實存(human existence)。精靈的刺常在壓刺S.K底心一直到他的肉；這壓刺產生身心底極端的對抗，這抗立在靜止的瞬間，他自感解放之感。解消婚約之後，他常在想：是不是不應該解約，是不是他祇由於幻想克服了他的疑惑而已。時常想了反省的決定；這一想就吸起重新的苦惱，把刺更深地刺進於肉裡，使他感覺寂寥和心不安，此時心靈發出的聲音會如此說：「你應該放棄她！」。「肉中刺」是S.K做辯證法的運動底推進力，在婚姻事件中可看到的，只是一例而已。由戀愛事件，S.K站在要做一決定的兩途上，這情形等我們談「兩者抉」(Entweder/Oder)著作時再作考慮。1842年，1845年相繼地很快地，以匿名(pseudonym)出版了屬於美學(aesthetites)底三書，即「兩者抉」外，「恐怖與戰慄」及「反復」。

III、成年(1846—1855)第II期

於1846年，S.K又出版了「決算的非學問的附錄」(The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雖都以匿名發表，大家都知道著者是S.K。哲學上的寫作還不廣泛地被讀，但是他的美學的文章作品，在首都哥本哈根文藝界得到賞識了。他繼承了不够維持生活底遺產，如果結了婚則生活便發生問題。因性格和思想的不適合，他雖有當牧師底資格，尚且很容易可以獲得的地位，但他無意當牧師而甘心從事於寫作。

從1845年起發生的一連串的事件即所謂第三次的危機，對S.K給了很大的影響，連他的外貌也為此一變了。尤其在此時發生了繼續了九個月的和“*The Corsair*”[海賊誌]底文章應酬、漫罵、挑撥和嘲笑等使神經質的S.K疲勞困惑，竟不得不由朋友

和大家孤立起來。此時S.K失去站在海賊誌那邊的兩個朋友，Goedschmidt和P.L.Moeller。

1848年，S.K又陷於重大的宗教危機，基督教問題使他不幸福。從開始他便知道，他如站在上帝面前是要失掉一切的權利，在大地上是一個永遠的懲悔者，上帝為達成其目的，向S.K似乎給了什麼命運的。或者S.K不容易同意此種看法，而來違背的信仰。現在他只把自己的苦惱看做神的試驗(divine training)而不是對他的罪惡的一時懲罰。它是基督教徒在這滿於敵意的無神論的世界裡應該承受的一部分。S.K明明知道上帝已經寬宥了他的罪惡，而不記在眼裡，所以他自己也應該忘掉了它。因此，他欣然接收了他的苦惱，以參加於基督底十字架。

此時，S.K經濟生活拮据不靈了，其父留給他的錢，在此十年間已經用完了。他為節省搬家到便宜一些的住所，而仍繼續寫作。

1847年將出版了「教訓的演講集，Edifying Discourses」。在此年復活祭前後，S.K底憂愁不安感似平輕鬆多了，他引以安慰，此時進於一種的宗教危機，以此創造了將來的新希望和勇氣。當然，天生的不安感並沒有克服，但是，他更接進於上帝面前和超自然的帮助底證據。

S.K認為Christianity應該沒有由於程度之不同就有不同的Christianity(此時丹麥底基督教徒不包括猶太人在內)，基督教徒捨離世界、否定自己，為憎恨、迫害等而苦惱着而為福音放棄一切。S.K期待Mynter會承認Christianity底真面目(The true state of things)及其表示。

但是Mynter究竟死了。在哥本哈根大學當了好些年神學教授底Martensen繼任大司教。Martensen在讀祭文開弔前大司教Mynter時說，Mynter是「真理證據」(Wahrheitszeugen)，說他可以溯源到使徒底神聖認證(holy witness)。

Martensen底開弔演講後沒有幾天，S.K已經寫好了他的激怒的反駁文，而顧慮到他的Martensen見解底反駁會影響到Martensen大司教底尊嚴，因此，就沒有發表放在抽屜裡約有一年。S.K以強大的自制心壓着他的高貴的思想，但是在1854年末，也發表了論文於「祖國」開始其攻擊。這攻擊不停地進行到其最高潮而止。現在不能將其筆戰底詳細一一在這裡來講，可以留到談S.K作品時，再來提及之。

S.K，有的在報上，有的在小冊子裡「瞬間」(Augenblick)以及在公認的基督教等文章裡，儘他的才能發出揶揄、嘲笑，以S.K專長的澈骨的Ironie，以血腥腥的Satire大加攻擊。其主旨底要點可約為如下：(1)教會於其實踐方面很歪斜，因此與新約聖書所說的基督教精神相反。(2)如參加這種教會是對上帝的不敬虔和冒瀆。S.K勸大家只把新約拿在手裡，不要參加教會所代表的

基督教。——國家徒然費了許多干涉和保護。教會和僧職都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無教會主義運動和新約聖書的 Christianity 底提倡，是 S.K 底主旨。

S.K 在這苦痛的攻擊中得了病，一個月靜靜地過去，他信其理由是妥當的，這事從他的後來的著作可見證。在九月底某一天，他摔倒於街上而被打進於醫院。在這裡，他竟不起而逝世，而是 1855 年十月十一日。在他臨終底床上，其友 Ernst Boesen 聽了他的最後的幾句話：「請向大家問好，我很愛了你們；我的一生是你們大家不曉得的不會了解的悲傷。」S.K 如此和平地，在上帝手裡和人們永別了。

好久和 S.K 疏遠的哥哥 Peter 却在墓前讀了祭文。S.K 雖想把其全部寫作交給他的愛人 Regine (此時她已為 Schlegel 太太)，但是都由其兄 Peter 帶走。S.K 為着福音犧牲了一切；健康、結婚、財產、朋友和一切榮譽名聲。S.K 在生時，不，死後幾十年都誤會，但現在全世界開始充分地要欣賞其作品。他的一生實在太悲劇似的 (tragic)；他實踐了其悲劇的實存，我們看他的日記時，更能明白他的內面苦惱，對於某事 S.K 常很過火，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深深地和他同感。S.K 使我們能够更深深地看到、活到人生更深的層次。他留給我們不朽的遺產，不滅的著作。他是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和奧古斯丁，巴斯卡爾和路德永存。

第一章 作品

爲了解 S.K 底作品，從其爲人，最爲捷徑：作品裡所有的難處，從知悉其生活，可迎刃而解。其實，由其生活來作其作品了解，因其根本感覺現已遺失，常感障礙。他的日記，^{米 6} 為知悉他的生活、爲人，最有幫助，但是現時在這方面的研究大有進步，但仍是困難重重，沒法來補充完全，須待於 S.K 研究底完成不少。

S.K 死後五十年，在日記和沒有出版的遺稿裡的寶貴資料，簡直無法接近，其全集底無秩序和不完全，更使 S.K 成爲神祕的人物。到了 1909 年 P.A. Hieberg，始從事於編其膨大的資料和所著真書來討論他的這新發見以後根據這些書籍，S.K 傳記底認真的研究可以開始了，如哥本哈根大學教授 Brandt 底 S.K 青年時代研究，^{米 7} 就是根據這些材料的；他以爲比日記和全集，更溯源到 S.K 當時的源泉而尋找 S.K，始可達成其研究。Brandt 教授，從 S.K 底生活，想繪 S.K 底肖像，Brandt 發見了 S.K 底早期著作，乃成於和哥本哈根文學史上的諸作家之密切關係。1942 年 Richard Magnussen 出版的兩本書，^{米 8} 也是跟着這路線的研究。從 S.K 這邊緣，要研究 S.K 的，我們還可以舉出 Theodor Haacker 底 Kierkegaard, The Crib p.e. 1950。

S.K 底傳記方面的研究，最誠實的屈指算第一的，是美國 Walter Lowrie 教授底 A Short Life of Kierkegaard 1951，從思想發展史方面來看 S.K 生活和著作的，可舉出 D.E. Geisler (哥本哈根大學教授，著 Soeren Kierkegaard 1929。)

S.K 是實存的宗教哲學家，他以實存的辨證法畫出實存 (Existence) 諸性質底整個藍圖。^{米 9} 他的美學的文藝作品 (

Aesthetical Writings) 使他有名，他的道德的，宗教的講話 (Ethico-religious Discourses) 獲得最敬虔人底賞識，但是大部分的哲學的和神學的著作到了最近始被人認識。S.K 當他和「海賊船」週刊論戰時，他的文章頗得人家的注意，他的晚年底教會攻擊，使他的名聲傳播到整個 Scandinavia，晚年十年間，人家把他看做是無軌道的宗教隱遁者，死後不久就被人家忘掉了。

S.K 是最偉大的哲學的基督教作家，看其著作的人都能够共鳴，他是以其熱情和所遭遇的坎坷命運使他受人歡迎。他常以天音寫了美，但也常以叫人討厭底邏輯來表現之。由他的著作可接到無限的欣喜，但由其難澀，叫人不能率讀，這是一讀者底讀 S.K 作品底感想。 *10

S.K 底同國人 G. Brandes 評 S.K 作品而說：其文體底卓越在丹麥底散文裡未會有過的。

R. Hoëffding 說：S.K，詩人和思想家底天分特厚，以丹麥文學裡稀有的直觀力和豐富的情感來表現思想底可能性，S.K 以主體和上帝格鬥，以強烈的實存的反省達到了生活和思想底統一。由於生活底深刻的感受，他憑文學傾訴到深處又深處，不僅如此，以更寬綽的格式作到了基督教神學底新改革。(New reformation in Christian theology)。

J.A. Bain 說：S.K 底天性和生活之多面性在他的宗教運動可看其不同的發揮，因之，見仁見智者各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只有一不可疑惑的，S.K 的見解和宗教經驗，雖或者有錯誤和缺點，但我們可以觸知在 S.K 上帝、心靈和罪惡是最實在的 (intense realities)。實言之，以羞恥心追求上帝而心靈和熱情燃燒在一起，不讓任何東西來隔離他和其創物主。 *11

在爭鬥的偉大的有根源性的思想家要表現由其心靈迸出來的生活的觀念，非創新語言不可，以此，我們能說 S.K 時常爲其新術語而感覺困難和混亂。H.R. Mackintosh 博士評曰：S.K 正如 Tertullian 創始了新辭，蓋其術語是爲適合其新事業底新工具。

S.K 在生時很少人賞識了他，但他深信自己的著作底重要而必永存。他謙虛地承認自己是神的寵兒，是神命他如此工作，如此寫出文章。「智與慧皆備於我」^{米 12}。S.K 是實在論者，人性探求者，最少也是自己心性底研究家，他說：「沒有過像我這樣的詩人，有着深的人生知識，尤其宗教的知識」^{米 13}。在 S.K 底著作裡展示着神國 (divine government) 底秘奧。在他生時，沒有相識者，而祇爲後人寫其著作。在日記底某一處，如此寫：「一旦我死，只有『恐怖與戰慄』使我名不朽」^{米 14}，他後悔生在一鄉下都市底丹麥人，因爲以丹麥語底寫作，要他的思想擴大到西歐文化界去，得費時間的。如他生在別的歐洲國土則馬上可要求其爲第一級底天才，但是在丹麥，便成了「一種鄉下痴人」(a sort of village idiot)。「我死後，我的生命必爲我哭」^{米 15}。如此，S.K 在其生時，是沒有什麼名望的，殊不知，如他自己所自信，死後將近一世紀後，始得世人的再評價和賞識，成爲現世紀底預言者，S.K 算是得知已於百年後的了。

S.K 底思想發展，其經過，是不同程度，不連續的曲折，到了 1841 年，即與 Regine Oisc. 底婚姻解消年，才有一定的方針，1835—1836 年，他經驗了方向底動搖後，就與過去訣別了。1837 年，雖有新芽底萌長，但到 1838 年經過很有個性的宗教體驗，

心血來潮，新斯日坦興，深其威力和深度。一生底方向一天堅定下來（1839年），竟以他的碩士論文「Ironie 緯領」米16錢書。固定這一體裁。（1838—1841／42）。

茲將S.K.斯佳底英譯本，跟着寫作年代列於次，都在英國出版的，是最新本。

1. The Journals, 1834-1855, selections from 20 vols.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Dru, 685 p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2. The Concept of Irony, 1841, his dissertation for the master's degree. Mr. Lurd Scandinavian of Duke University, 288 pp.
3. Either-Or; Feb, 20, 1843, 792 pp.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in 2 vols, the First by Mrs. Swenson, based on her husband's translations, the Second by Walter Lowrie.
4. Eighteen Edifying Discourses, Publish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wos and threes, etc. to accompany the Pseudonymous works, and ultimately collected in one volume. by Mrs. Swenson on the basis of her husband's work.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43-44, in four small volumes.
5. Repetition, Oct. 16, 1843, 200 pp., by W.L., Prin. 1941.
6. Fear and Trembling, Oct. 16, 1843, 200 pp. by Payne, Oxford Univ. Press. 1930. by Walter Lowrie, Prin. 1941.
7.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June 13, 1844, by Swenson, 155 pp., Prin. for American Scandinavian Foundation, 1936.
8. The Concept of Dread, June 17, 1844, by Swenson, 135 pp., Prin., 1944
9. Prefaces, June 17, 1844, an amusing book only for those who are familiar with Copenhagen in that age. It will never be translated.
10. 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 April 26, 1845, 160 pp., by Swenson, Augsburg Publishing House, 1941.
11. Stages on Life's Way, April 30, 1845, by W. Lowrie. 479 pp., Prin. 1940.
12.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Feb. 27, 1846, by Swenson (finished and edited by W. Lowrie) 584 pp., Prin. for American Scandinavian Foundation. 1941.
13. Edifying Discourses in Various Spirits, March 13, 1847, 416 pp.,
- First discourses, by Professor Steere, Purity of Heart, 207 pp., Harper's, 1938; and (a duplication) by Mrs. Aldworth and her brother, the Rev. Mr. Ferrie, Purify Your Hearts! Daniel (London), 1938. In 1941 they issued through the same Publisher; The Lilies and the Birds, and in 1942 the Gospel of Sufferings.
14. A Literary Review, March 30, 1846. The latter part (all that need be translated) by Dru, The Present Age, 70 pp., Oxford Univ. Press. 1940.
15. The Works of Love, Sept. 29, 1847, 400 pp., by Mr. and Mrs. Hong, Presumably to be published by Augsburg.
16. Christian Discourses, April 26, 1848, by W.L., 309 pp., Oxford Univ. Press. 1939.
17. The Crisis and a Crisis in the Life of an Actress, July 1848. It need not be translated.
18. The Minor Ethico-Religious Treatises, May 19, 1849, 95 pp., No.1 by Dru, No.2 by W. L. (in The Present Age), Oxford Univ. Press. 1940.
19. Discourses about the Lilies and the Birds, May 14, 1849, (to accompany the 2nd Ed. of Either-Or) by W.L. (in Christian Discourses), Oxford Univ. Press. 1940.
20.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July 30, 1849, by W.L., 125 pp., Prin. 1941.
21. "The Big Book on Adler," though twice revised, was never published in Danish.
22. The High Priest-The Publican-The Woman that was a Sinner, Nov. 13, 1849, by W.L., 50 pp. (in Christian Discourses), Oxford Univ. Press. 1940.
23. 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n Author, 1849 (Published posthumously), by W.L., 103 pp., Oxford. 1939.
24. The Individual, 1849 (Published Posthumously), by W.L., 30 pp. (in The Point of View) Oxford. 1939.
25. About My Work as an Author, about Aug. 7, 1851, by W.L., 24 pp. (in the Point of View) Oxford. 1939.
26. 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Sept. 27, 1850, by W.L., 254 pp., Oxford. 1941.
27. An Edifying Discourse, Dec. 23, 1850, by W.L., (included in the above volume), Oxford. 1941.
28. Two Discourses at the Communion, 1851, by W.L., 25 pp. (included in the next volume) Oxford. 1941.
29. For Self-Examination, Sept. 10, 1851, by W. L. 81 pp., Oxford. 1941; and (a duplication) by Mr. and Mrs. Hong, Augsburg. 1940.
30. Judge for Yourself! Written in 1851-52, first published in 1876. by W.L., 115 pp. (bound with the foregoing) Oxford. 1941.
31. God's Unchangeableness, Aug. 1, 1855 (Published May 18, 1851), by Dr. Swenson, 18 pp., (bound with the foregoing). Oxford. 1941.
32. The Attack on "Christianity" (newspaper articles, "the Instant," etc., 381 pp. in Danish), by W. L., Prin. 1944.

德 譯 著 作 目 錄

Chronologische Uebersicht ueber Kds. Ledenswerk
(Kgd ist geboren 5. Mai 1813, gestorben am 11. Nov. 1855.)

- S.K 由以與 Regine Olsen 解婚為樞紐回轉。他的寫作第一期是1841—1847，以Ironie概念開始到第二期「愛之書」開始；轉向於基督教。第一期 S.K 做一文學家或思想家，一氣呵成地寫了這一連串的書。
- 1835年中間，S.K 以苦痛的清晰估價了過去的生活；未曾有休息、享樂之陶醉。疲倦的灰心，在支配一切的必然性之下都不能使他休息。他的情感和思想在不叫人有安息的生命嘲諷(Lebens-Ironie)下搖動。普遍的懷疑，(allgemein Zweifel)是他此時的心情。「過剩的興趣而一無決斷是我存在的不幸；我的興趣都萬事平均的，沒有偏頗。」我應該發見為我的真理，為我可生可死的真理。個人生活才是我寄託底中心 (die innere Zentrum meiner Halt und Gehalt)。自我、個別者願於神的東西得到保證而生存。沒有所謂客觀的真理，哲學的體系、基督教之歷史的、客觀的評價，客觀的東西不是因其單純而存在着，應存於真實存(Existenz)之最深根柢，據此可體驗到神的東西。但是只有個別的決斷還不能有內的平靜，却只有重新的懷疑之產生。這種情形繼續到1837年。這轉向是需要內面來完成之。因為一直前進的，必需於後退於內面，為此，一步一步地 S.K 接近於宗教的東西了。在內面的中心有其支柱和內實底個人生活是 S.K 所努力的。欲為個性(Individuality)的自我，為神的東西(Goethliches)寬其基礎，而有其保證。所謂客觀的真理不能為力，澈底地於生存裡尋找其內的根源，才能救出他的困境。S.K 以為「主體才是真理」底要 Regine 忘掉了他。但是以此書獻給 Regine 以為他的對他的更新的愛。獻給 Regine 底一個這種寫作。「我抱有愉快和感謝將此人稱為我的『讀者』(that individual whom I write joy and thankfulness call my reader)。此書有更廣的意義，S.K 沉溺於自己，成為個人即「例外者」(exception)而表示反抗當時的風氣，尤其 Hegel 哲學，這 S.K 認為是他的命運。S.K 回到哥本哈根後續繼寫此書底第二部，是利用充分的準備底巨作。
- 1843年二月二十日，Either-Or 出現了，而掀起一大騷動於哥本哈根，一為其巨書，一為其匿名。予定以二卷而成的此書，是 S.K 最初的大作，他以將來的某一時期可把大眾從其軌道轉方向的緊張下寫了此書。他的匿名書有六本。但是他到了1846年在其作「餘錄」(Postscript)底跋裡才認為他是這些書底作者。但是 Either-Or 未久就為人家猜測定是 S.K 所寫的。他雖在報上不能有人關係底明瞭的方向感覺。只委於意欲底衝動而無自己作為主宰。都沒有決意而顯示精神底無力(spiritual impotence)。此書表示着 S.K 受着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影響底他所謂人生行路第一階段耽美生活而轉於第一、第三階段即道德的、宗教的階段(ethico-religious stage)的。處在 E-O 底青年可在其社會生活裡作一觀察著做敏捷的心理學的觀察，如處理一問題又一問題，但早提出抗議責備其暴露了他是這些書底作家。

此書表示着 S.K 受着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影響底他所謂人生行路第一階段耽美生活而轉於第一、第三階段即道德的、宗教的階段(ethico-religious stage)的。處在 E-O 底青年可在其社會生活裡作一觀察著做敏捷的心理學的觀察，如處理一問題又一問題，但早提出抗議責備其暴露了他是這些書底作家。

竟陷於罪惡。如此現出耿美的絕望 aesthetic despair，為治療此症要於更深一層地來做到，而人要放棄欣賞的旁觀的態度。真的自由含有精神的寄托，恩寵和自由關係能認清楚才有中心，可支持你到底。自由是完全地服從上帝之謂。神意 (Providence) 是教人家怎樣來使用他的精神的賦稟。

E-O 第一卷 (即 the aesthetic "A") 裡，已經表示着 S.K.底關於自由底根本看法。雖於間接的形式，他攻擊了浪漫主義和黑格爾，而以內面性底真理為其議論底根基。此書底匿名編者，S.K.及 Victor Eremita 充之。S.K.賦給 ironic 性格於 V. Eremita。A 是一聰明的青年，S.K.以流利的辭句描寫耽美的生活之樂，而於此書 (第一部) 底結束，表示這裡生活不是到幸福之道。為避免被誤會他自己就是 "A"。S.K.留神於提示此篇文章有別的來源而不是他的經歷。

寫此書另外部分，Seducer 之日記 S.K.更感覺困難，常有良心底苦痛。他最討厭此部分，雖被看做最受歡迎的最有迷力的。因這部份之合於世人底胃口而由別的部份底連繫分開，被翻成英文等外國語。

B. 是老成的人物，已結了婚而安己守分，而信道德的生活之優越而想說服其朋友。耽美生活乎？道德生活乎？Judge William 對這二種生活中應取後者而應該努力和服膺；但是一散文的人物，他或者是由方便的宗教信念所維持着的道德家，毫無宗教的熱情底庸俗人。但是 Heiberg 很賞識此第二部，發見了深遠意義。因此，他勸人從新再探討第一部，想有疏忽看過的地方。

Either-Or 由文學來看，雖不為 S.K.最好的著作，但是實是最膚淺人口的一作品，“X”為糊里糊塗耽美是命底人物。但不失為 S.K.之為天才證據。其缺點在 S.K.為傾吐其幽思為快的觀念過多。S.K.對此書底自負却甚大；自認有 Alcibiades 底天賦，以 Socrates 相擬。Either-Or 這書名比書之內容更重要，E-O 表示着 S.K.在市井裡的名稱。詳細地說來 E-O 如表現着實踐上的二者交替 (practical alternativs)，它是黑格爾派。「思辨」底對應部 (counter-part) 有那個則無這個；有這個則無那個；有這個則無那個：有「思辨」則無「二者擇一」有「二者抉一」，則無「思辨」。S.K.自認為未會有任何人注意了這個事情，這一本書所意圖的是其形上學的意義：任何事竟要面臨於兩頭難 (dilemma) 而以決意選其一個。E-O 此語底意思，比方來說是關上的門轄然闊開而理想出現來一何等的有福氣的景觀啊！E-O 是到絕對者即上帝底小徑，是到碧落底關鍵，而「這個那個兩個都是 (Sowohl-as, Both and) 才是到地獄底門。

S.K.在此書所意圖的觀念過剩或者使人摸捉不到他的真意。它是為 Regine 做了「好行為」(a good deed)；尤其「誘惑先生」之日記 特別地意謂「Regine 之清白無邪」。此書有宗教的目的。它是一形上學底示範。它是詩的消遣。它是心的失望。它是狡滑地迷入到真理底欺騙。我們沒有必要來決定這些理由中之任何一個，因各互為協助者。只有一個 S.K.自己不願意表明底理由是：如我們已知他雖一面擯棄了 Regine 而另一方面想引起她的注意，最少要使她知道他絕不是他曾假裝那樣的賤骨頭。S.K.以 E-O 獻給了她，向她打招呼。

總而言之，E-O 底第一卷，表示「想像實存」(Phantasieexistenz) 只是可能的 (möglich ist)。因此，只是時間上的耽美的

直接性而已。第二卷描寫在倫理的力量下的實存；道德家在他自己裡的絕望，選擇他自己，於過失，他成為明顯。結婚不為他所擇。整個這一著作，停於消極的 (negative)。

(2) 跟着 E-O 有兩個宗教的講話 (Edifying discourses) 也是向 Regine 打招呼的意思所發表的 (1843 年)。在其引言說，這小冊子是為着特別的個人，我的讀者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 my reader) 寫的。S.K.在 1849 年底回顧裡說，作一作家底第一目的是以宗教的教化為目的。其先所予想的唯一個人讀者 (the individual)，這思想漸漸地成為與大眾 (the mass) 有所不同個別的、表示現實存在着的、有主體的「個人範疇」(the category individual)。

如以前的著作 S.K.以自費出版了此二卷大書，照例出版家得二折五的利益，而損益不管。據可信的消息而論，S.K.為出版他的著作，把繼承的財產用完了。(據近來的考究雖有不同的說法。)

S.K.對其用匿名寫作底用意和辯解如下：我的匿名或多名——因他有許多匿名；例如，Constantine Constantius，(其性格為苦練而冷淡的唯理的) The Young Man (沉思的憂愁性格)，Johannes de Sictis 情感的、日記的、反省的性格)，Victor Eremita 嘲笑的玩世不恭的性格) 和 The Seducer (道學先生性格) 等——與我個人性格無關，但於作品裡有其本質的理由，且沒有指示任何實在人物。以此，在匿名作品裡沒有我自己的語句。人欲知匿名之意義和為何存在一切的美學的作品關係要使用匿名則可如下為答：因為我把生活向於完全不同的範疇。S.K.在 E-O 用了五個，在「反復」(Repetition) 用了兩個匿名，而在「諸階段」(Stages) 有十個。S.K.狡滑地對於用匿名底理由推開而說：這事非常簡單，正如中國玩藝兒 (Chinese toy) 囱子裡再有小匣子。S.K.之盛用匿名為他的深謀遠智，可以隱蔽他性格裡的矛盾，也可以藉別人的口吻來做更辛辣的批評和觀察。S.K.比任何人都追宗蘇克拉底之「知你自己」，因此其匿名都是他的感動之人格化。例如 E-O 之編著 Victor Eremita 是指於衝動選擇這道生活底勝利，且他寫此書時，作如在僧院底生活。且這匿名可含意表示他孕育好久的間接的交通 (indirect communication)。

Easter Sunday (1843 年，是四月十六日那一天) 在婦女教堂，S.K.看見她 (Regine) 如願如訴很深切地向他點頭，那是 S.K.雖偷偷地坐在角落的地方，竟被她發見了。S.K.以苦惱費了一年半的莫大努力要她討厭他，但她仍然信任他，不以他為欺騙者看待。她到他的知性活動情形；我寫完了自己認為重要的一書「反復」(僅為兩星期寫就！) 和另一本書「恐怖與戰慄」。起初我病了而現的點頭或者對別人的，但是在 S.K.之心目中是有很重大的意思。使他在計劃逃於柏林——為不忘掉她，為能反省和她和好底可能性，為在已經好了。可以說我的精神在膨脹而在消耗我的身體。早上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一坐坐到下午三時。頭暈眼花，瞞瞞地以手仗為助走到食堂去，因太疲倦衰弱，如有人高喊我的名子，必為之驚倒。再回家又開始工作。過去數個月間我似乎在準備可「淋浴」

(Showerbath)底水，現在把龍頭一開，思想之流由潰口而下；健全的、幸福的、流暢的、快樂的、祝福的小孩兒很快地就下地了，而且各帶有我的性格底記號。這兩本書照如此之快速度寫出來，且由文學上來說是S.K所寫中最完善的一。它們是雙生兒，以日期，以問題，自記述其絕望的戀愛，而且各有特徵而互異；各書裡都有祇Regine才能充分了解的節句。S.K要傳達什麼給她的愛人呢？「恐怖與戰慄」Johannes de Silentio抒情詩。只特定人，才能了解底標語或隱語之例子如下：Targunius Superbus在其院子時，以馨粟花暗示的，只他的孩子能明白，而別人是不能了解的。這便接着Johannes de Silentio有個秘密的意圖，想傳給某個人；這某某人是指S.K愛人Regine是無疑的。此書底主題是，要處理信仰和救濟底問題。如Tertullianus會講過那樣，因為不合理才信（credo quia absurdum）。在這裡S.K以阿伯列罕（Abraham）和他們孩子底故事為說明信仰和得救底關係。上帝怎樣來試探了Abraham，Abraam怎樣能够忍耐了此試探，因他保持了自己的信仰，意外地再獲得他的孩子。

S.K已經把少時候聽到或看到底故事都忘掉了，只有Abraham這故事深深地記在心內。在這故事，他想能够看到Abraham是這問題底證人。

「反復」（Repetition）是用Constance Constantius底匿名寫的。這書底隱語或標語也是為特定的人才可以了解其意義的，為Regine而設的；「Clemens Alexandrinus盡他最好的方法寫了他的書故使異端者不能了解之。」「反復」是S.K思想底一哲學的範疇。反復是形上學要關心的問題，但是常在碰到淵淺而失敗過的問題。

「反復」（Wiederholung）在希臘人叫做回憶（Sicherinnerung），無論什麼意識都指「想起來」（Sich erinnern, anamnesis）。反復Wiederholung是往前回想（vorwärts Erinnerung）而回憶（Erinnerung）是有過的（gewesen-sein）想起。把它反復於過去（wird rückwärts wiederholt）。因此。「反復使人幸福」（Daran macht die Wiederholung den Mensch glücklich）。S.K發明「反復範疇」以為補充了柏拉圖底「想起」（remembrance, anamnesis）和黑格爾底「思想」（metätation）而自傲。但是在其後的他的作品裡沒有再出現；因為當時他都望和「她」（Regine）底反復。

關於這兩本書所表現的S.K思想，我們，正討論他的思想時再做詳細的考究。

S.K，出版這兩本書，大約於七月間回到哥本哈根。他雖敏捷地計劃了萬端，但出於意料外的事件發生了，叫他難過而憤怒。於六月Regine已經和Fritz Schlegel訂婚了。

到了1848年在S.K底日記裡寫着他當時的經驗。S.K有一天在街上遇着Regine，他完全不知她業已和Schlegel訂了婚，而Regine以為他是知道此事。在這種情形下兩人遇着；Regine以可掬的友誼向他點點頭，似乎求他的同意。是可怕的，是人對重要的不能認真為事，在感情幻滅時整個情緒如在夢中。這種危險容易於人和人關係發生。要為忍耐過去，沒有強壯體骼不可。

S.K底身體雖沒有強壯，但有充分的彈性可忍耐這破滅的打擊而由此得經驗。這經驗表示S.K從解婚以來已經開始的宗教危

機底高峰。在他的「不安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1844年出版）將此經驗名為「由於可能性之教育」（education by possibility）。人生經驗，如學習游泳，要會浮水，沒有沉下去的經驗不可，沉到底再從深淵浮出來，此時壓迫的不安的一切東西便可輕減。信仰也是這種死裡逃生的經驗。「宗教的經驗可表現的，人依於上帝之幫助，可輕而易得整個世界底信念。同樣的信仰可使人會浮水。」以游泳經驗為比擬S.K此後所寫的書常把信仰稱為「輕浮於七萬尋上面」。

當時，S.K以悲憤的心情，為適合改變的情況，開始改正「反復」，但是他沒有心情從事寫此本書。若是別的書，他常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才送出去付印。他在這裡那樣改了幾行幾句，及撕掉最後十頁，而再寫最後的文章而已。這兩本美的書（aesthetic quotes）又附帶了叫做「三個教化的講話」（Three Edifying Discourses）底宗教書；以匿名寫的平明的故事為內容，出版所不同

，但於同時日出刊（1843年十月十六日）。

這些「講話」可認為前述一本美學書（恐怖與戰慄，反復）底很好的註釋或補充。其三講話中，兩個講話處理了兩個教材：「愛掩護一群罪惡」Love covereth a multitude of sins），和「於內面的人強大起來」，Strengthened in the inner man）。此時，S.K由於內面的強壯寫了很好的根據教材本身（ad se ipsum）的說教（Sermon），但是他不叫做說教，因為其為「沒有權威」（without authority）叫做講話（discourses）。但S.K自認為比任何說教更能使人了解底理由在焉。

這些書S.K雖稱為「美學」（aesthetics），它們還不僅處理愛和別的美學上的題目，在「兩者擇一」相同，形上學的關心是根本的，以匿名所寫的諸書中，這兩書底宗教的關心很顯著。尤其。兩書由不同的程度顯示了基督教之信仰觀念。

(4) S.K底宗教危機和Regine婚姻問題為極點，而此後，為寫教化講話，（Edifying Discourses）用了相當的時日。1844年八月三日，把以前出版的三本講話（其講話之數第一本有四個第二本有一個，第三本有三個）也集進去，出版第四本的講話集，共十八講話，故譯為「十八教化講話」（Eighteen Edifying Discourses），這些講話都獻給會在此市做過雜貨商底他的父親Michael Peterson Kierkegaard的。

在各講話都有大同小異的引言；講為什麼不稱為說教而稱為講話，因為他沒有說教底權威，為什麼不稱為教訓而稱為教化，因為他不是教師。以隱喻講人生底行路上的經驗，退隱以前有年青時的浪漫的希望，誤會和了解等等主要目標是要讀者發見自己的個別性（individuality）。S.K主張他新提供的不是結果（results），却是達到結果底「方法」（method），這道路各主體的思維人（each individual subjective thinker），各自要尋找的。

(5)「不安之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1844年六月十七日出版。此書是S.K，在這些年信仰經路上所經驗的深奧的心裡學的（psychological）分析，此書與S.K底美學的時代生活有關；他自己把它也算在美學的作品裡，但是由別的觀點來說，此書以遠超美學範圍而實入於宗教上的「直接交通」（direct communication）問題。關於原罪之順着心理學線索底考察。以Vigilius

Hauflensis (其意是，哥本哈根之監視人) 底匿名，而是獻給 Paul Moeier。

不安 (dread, Angst) 是，目的論上講不通且對於倫理來說而又是懷疑的一種心理狀態。由官能上來處理「罪」則失去其誠實性，不是豪邁的便是悲劇的，以形上學來處理之則失掉主觀的關心，由心理學來規定之則被看做不正當的一狀態。基督教的倫理，不把「罪」當做現存在 (Dasein) 來處理之，則於「學問」 (Wissenschaft) 即「學」有其位置。S.K.首先便認為「罪」是屬於個人的實在生活的，而罪的意識 (Sunderbewusstsein.) 是宗教的現實底根本原理。心理學底把罪指為「似乎在這裡」 (als wäre sie da) 由此盡可能地接近於它而已。在實存的個人 (existentielle Individuität) 底罪意識表現出來的不安，常有真理遠底隱痛。不安概念為了解 S.K. 最盛期底了解很安全，而其詳細的考察應該於肯理 (Paradox) 問題，在這裡暫可不談。

(6) 「人生行路之各階段」 (Stages on Life's Way) 1845年四月卅日出版。只是一天，S.K.也出版了「想像場合之三講話」 (Three Discourses on Imagined Occasions) 諸階段這巨著 (479頁) 是美學書底最後一著，係「兩者擇一」底反復，因為處理同一問題，以前的匿名在此作都要負擔角色。舊題重提且要有不同風格底表現，實在不容易，但 S.K. 所做這冒險是很成功的。Bangsai 底聰明伶俐的講話別有風趣，Judge William 底可愛而不陳腐，談論風生，而別緻細膩。Quidam 日記，佔了此書底三分之二分量，其戀愛告白簡直誠實，不像「反復」和「恐怖與戰慄」用象徵的表現法。所以此書有其不同風格，完全出於別裁。S.K.自負為「文學中之文學」 a literature within a literature，以公平來說，雖出於自信，並不太過言吧。

又何要舊題重提？舊作只停於倫理的，故還不完全。正如盡善盡美的 Aiaddir 宮殿，只剩了一窗戶沒作完，S.K.擬添一故事「罪惡？不罪惡？」 (guilty? not guilty?) 來補其缺。在 Quidam 日記裡講此故事，也是 S.K. 自己戀愛失敗譚。S.K. 在 1843 年到達柏林時已經有寫這故事底腹案，他自認能寫一最浪漫的最富於詩意的故事，以遺忘他在這過去一年有半的煩悶苦和戀愛經驗，但他又不願把和 Regine 底戀愛晶化為詩，不願她成為舞台上的王女，如可能願她為其妻子。因此，Regine 不可挽回地由他失掉 (即與 Schlegel 定婚)，才寫了以前的腹案。

S.K. 才能得天特厚，僅僅一年間寫了十四本書，「兩者擇一」 (792頁) 和「諸階段」 (479頁) 兩大本外，「反復」 (200 頁)、「恐怖與戰慄」 (200頁)，「哲學的斷章」 (135頁)、「不安概念」 (135頁)、「講話」等合起來遠超兩千頁；由其量之多，其質之變化多端。可知 S.K. 為創造的天才。他的詩人之涵義是創作家，S.K. 如 Plato 是沒有詩作底詩人。他大大地把哲學詩化了，尤其美學諸書，宗教的講話到處我們發見詩意充滿着。詩是不可解的，S.K. 底作品只許直接地味玩領會。

S.K. 在「諸階段」討論人生底深的問題：人實在有三個階段，他把各階段底理論講得很澈底深刻。人的生活和性格在發展上的三個階段；耽美的 (官能的)、倫理的和宗教的階段。「兩者擇一」處理了耽美的和倫理的二階段。「諸階段」底第一部述人生的官能生活，大部分根據 S.K. 學生時代的自己經驗，而結論此種生活是缺乏認真的目標底漂蕩。在種種理想來誘惑他，但這些

參加任何要他的生命底任何事業。

S.K. 在當學生生活時候，深深的經驗到耽美的生活底妙處和壞處：這種經驗使他一時以為結婚是社會生活底理想，故也會空想也不能完全來支配他。但這比空想或理想使他親近文藝而共鳴。選擇美的理想為人生享樂底人，只附着官能底直接性而不能遠視、不能自拔。為能遠視和自拔，他要有充分的教養以避免作用的必然性而使他能够享受官能底全範圍，且以精鍊的方式。他必需有如挨比鳩魯 (Epicurus) 底洞察力 (Insight)。他要儘量地由種種纏繞着他的生活自由，不要過傷地繫縛於責務。因此，不要和社會有過份的密切關係而不能逃避；如有過多的密友，如有結婚生活都使他不自由。他的男女關係應該淡如流水，他不要

參加任何要他的生命底任何事業。

S.K. 在當學生生活時候，深深的經驗到耽美的生活底妙處和壞處：這種經驗使他一時以為結婚是社會生活底理想，故也會向 Regine 求婚過，Victor Brenner (B-O 主角) 是 S.K. 之代辦者，他在 B-O 第一部，談吹人生行路第二階段而倫理的生活底重要。(第一部之副題是「結婚之美學的妥當性」 (The Aesthetic Validity of Marriage)。S.K. 想設的是，人生底真正的享樂不能在「耽美的觀念」 (aesthetic conception) 發見之，而都在高一段的領域即在倫理的觀念裡。(ethical conception) 只依算別人發見其快樂是不能獨立的，沒有永久的滿足，非到「絕望」 (despair) 不可。

希求比只是耽美的生活更高之人，要於社會 (Community) 認清自己的位置，要發展自己的力量，以適合其環境。如此其人格發展到和環境有所調和。這並不是壓迫耽美的本性，而是訓導它，使它得其所。倫理觀念底實現在婚姻，但有其理想的條件，如果有妨害其條件則不要勉強舉行結婚。S.K.自己實有妨害其結婚底條件，S.K.以此辯護他和 Regine 婚約底取消，婚姻條件不充分，世上總是有，使婚姻破裂廢棄。如此，製造保守、秘密和不坦白等心理出來，妨害心理結合，創造不信和乖離等精神。耽美家底憂愁，道德家庭固執，竟非到「絕望」不可。這二階段都不能實現人的本性，竟要進到人生中所有更高的理想即宗教的階段。關於宗教的階段底「底思想也表現在「諸講話」 (Discourses)：但「諸階段」以「有罪—無罪？」底煩惱經驗完結此書。「煩惱」 (Weh) 在宗教有其絕對的意義。「罪過」 (Schuld) 是宗教的實存底最深表現，是關係於宗教的實存底至福 (Seligkeit) 問題。宗教問題底討論在「諸階段」還沒有結果。

(7) 「哲學的斷章集」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1844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用 Johannes Climacus 底匿名，但附有 S.Kierkegaard 名字為其編者底「為哲學的斷章之決算非學術的附錄」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是出版於 1846 年二月二十七日。(此本書有 554 頁) 以同一的匿名，兩年前，以「附錄」 ("Postscript") 先出版，是一小冊子，其寫作用開始於 1842 年，因 S.K. 將向於哲學有新的思潮在醞成中。因此，一時中斷沒寫下去。(其論駁對象是笛卡兒)。現在 S.K. 對黑格爾學派為論駁對象。寫了「哲學的斷章集」。

哲學斷章是沒有使用基督教 (Christianity) 用語和其歷史的事件的，是關於基督教根本問題之抽象的討論。簡言之，此書是一種

「思想構想」(thought-project)；不用基督教語辭底基督教根本題目之議論，是豫想着基督教歷史的衣裳的（所謂 historical costume）。

「附錄或餘錄」(Postscript)就是根據「歷史的衣裳」(historical costume)談論蘊含在基督教(Christianity)裡的哲學問題的。S.K.稱爲「非學術的」unscientific是指與所謂「科學」(sciences)沒有特別的關係。S.K.在日記裡說：「一切的道德頑廢究竟由自然科學而來」以「單純的」(Simple)來代替「非學術的」(unscientific)或者更能明顯這意思。此書底目的要使讀者明瞭，它不是以職業的哲學形式而寫的。是要反抗由哲學討究消滅詩意和幽默底衛學的態度。因此，簡明的(Simple)對不熟悉於哲學之人可供種種吸引力。S.K.以此能使其範疇明晰且能充足其宗教思想底正確性。但是，與其所料相反，此作並不流通，祇售出六十本，且沒有什麼批評。我們一看其書目便知其爲一很複雜的作品，標題寫着這樣：「最小感傷的辯證法的文章」(a mimetic-pathetic dialectic composition)，「一實存論的貢獻」(an existential contribution)等字樣。「決算的」(concluding)比較更重要。S.K.意思是，此書是最後的，是一種結賬的。在此時S.K.認爲要說的都說了。關於哲學問題也沒有要再寫了。他作一個宗教思想家，以他已往發表的諸講話已够了。在好評之頂點引退於鄉下而作一個教區底牧師是個好辦法。爲此目的S.K.準備了許多年，作牧師是已死的其父之念願。且此時他的財產已用盡，爲生活計引退爲牧師也自然的趨勢。但是此書發刊兩個月前與週刊「海賊」(The Corsair)發生紛糾，竟使S.K.底「餘錄」不成爲他的最後作品。但是S.K.意圖了此書爲最後，故插入一章「文學家之現代努力之一瞥見」，在這裡叫 Johannes Climacus總括以前的匿名著作。S.K.的「直接的交通」(direct communication)不爲當時人所了解。但他也不放棄此原理而採取如寫在此書理的直接法，擬教人家來了解他的意思。但是「餘錄」竟以「最初而最後之申明」即(A First and Last Declaration)爲殿文，而擬插進去的這一章沒收進去。S.K.在這殿文裡，承認此著及其餘著作中所用的匿名是他自己。

「餘錄」並不是最後之書，再兩年後S.K.又寫了「觀點」(The Point of View)。此書爲其「轉扭點」(the turning point)，由其全作品來說也是「中心」(central)。S.K.全著作之一半。之後兩年間S.K.對於寫了許多的宗教書，所以「餘錄」不是中心。但是此書因其奠定了S.K.底宗教書之許多原理，以其爲根據點，故仍然是「中心」。S.K.底學書是爲成爲基督教徒底一方便底記述(要離開耽美的生活)，而「餘錄」是爲成爲基督教徒之別方途底敘述(要離開體系或思辨)。

基督教問題是「逆理問題」(Paradox Problem)，這是S.K.宗教思想最有特色的。S.K.在「餘錄」裡詳細地說明了這一道理。此書的目的在主張，基督教底非理性(Irrational)。基督教既爲超理智的，不能爲之建立客觀的眞理(objective truth)，因此「信仰」也不能建在這種證據上面。信仰也不能以經典(Scripture)之純粹性來認明之，聖經(Bible)之研究，只使人容易接近之，表示着其問題之根源性、誠實性和可靠性等而已。聖經作者之美感，這也不過是或然的結論而已。信仰則不依據這種客觀的證明。基督教由於

有熱情(passion)底主觀的信仰獲得最後的支持。信仰離開「主體性」(Subjectivity)、主體之熱情、熱情之無限的內心則不能有解決，一切本質的解決底關鍵在主體性。

放棄聖經而以教堂(Church)信仰爲基礎，也不確實。「歷史上偶發的眞理不能證明理性之必然眞理」，S.K.從心接收了列辛(Lessing)底金言。人類救濟所依之歷史事實，在它本質裡含着不可溝和的矛盾。神·人(gott-mau)即基督(Christ)統一着絕對地不可調和的兩個因素；永遠和暫有，神聖和人。這兩因素之間有無限的質之差異。「化身」(Incarnation)使我們面臨於以知性不能接收的某個東西。而且這不可溝和的矛盾，由於信仰要接收之。這只由於「信仰之跳躍」(a leap of faith)做到而已。

S.K.在「餘錄」區別兩種宗教性A和B。宗教性A，不是說它非辨證的，而是缺了逆理底辨證(nicht paradox dialektisch)；而A只是內面性之辨證(Immerlichkeit-dialektik)。A之對於至福(Seligkeit)關係，不經過某東西(Etwas)的限制。A因其缺某東西，故祇是在神面前的神祕的自己否定而已。A係留着內在底殘餘(der Rest um Inmanncz)，異端也能如此。

基督教着重實存、逆裡、與內在之斷絕和悖理(absurd)，係永遠之出現於時間者。思辨(Spekulation)揚止實存情形，將它作爲純粹存在。宗教性A，於區別上而做反省，但不充分。宗教性B即逆理一宗教(das Paradox-Religiose)由於着重永遠之現存，在(Existieren des Ewigen)能够絕對地來規定差別面。體系的思辨(Systematic Speculation，指Fideillians)看掉實存，不能處理現實人存在(actual existence)和實在人的問題。宗教性A雖是強調現實，但「永遠」消失下去，故實在消極面知道積極面而已。逆理的宗教即B使實存和永遠立於絕對的對立。永遠連結於某一時點出現，即和內在斷絕。使實存着站在不是內在底絕對的他者(absolute other)面前。(死於上帝之歷史的關係)。神人耶穌(Jesus)是歷史上的事實，對耶穌之信仰，人存在(Individual)獲得上帝和他自己。人之在自己外面得到中心，只依於信仰底paradox。

S.K.在「餘錄」區別了宗教性A和B，前者是內在宗教而宗教性B是超絕宗教(transcendent religion)；前者只苦惱和罪惡感(sense of guilt)與神立於消極的關係(passive relation)後者雖在焦急緊張，個人(individual)要立於上帝面前，但仍不能得爾，於罪惡感變爲罪業感(Sense of sin)，一切內在的連繫斷於現實我和理想我之間，如此個人(individuality)和上帝(the divine)之間，完全沒有接觸點，人類和上帝是質的差別這深淵(Abyss)底連接只有「信仰」之道理，來填充而已。由於信仰之證據來解決而已。

S.K.爲宗教書作家而且以真名發表了的書是「餘錄」。其問題是「成爲基督教徒是指什麼意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hristian")，以前的以匿名寫作的美學的時代(aesthetic period)可以說是到基督教書寫作底準備時代。在他的美學書寫作時代，他也相並地發表了許多宗教有關書；所謂「十八教養講話(Eighteen Edifying Discourses, May, 1845)」是也。是將在1843年至1844年兩年時間之諸作品收在一起；Two Edifying Discourses(May 1843), Three Edifying Discourses(October

1843 (Four Edifying Discourses (November, 1843)) , Two Edifying Discourse (March, 1844) , Three Edifying Discourses (May, 1844) , Four Edifying Discourses (August, 1844)

(8) 種種心靈之教養講話 (Edifying Discourses in Various Spirits, March 1847), 以及「Love」(Works of Love September, 1847) , 及「基督教徒講話」(Christian Discourses April, 1848)。談論你「何能成爲基督教徒」底書相繼地出現了。爲防備人家批評他是美學的作家而只於後來成爲宗教的作家, S.K. 1847年七月五日出版了一小論文「危機與一埠伶一生之危機」(The Crisis and a Crisis in the Life of an Actress)。Frau Heiberg 扮演着朱莉愛 (Juliet) , 而署名爲 Inter et Inter.. 以表示 S.K. 淚頭澈尾是和耽美家兩樣, 從頭就是宗教作家。1843年底「兩個教化的講話」已經表示着達到這目標 (宗教的) 應以何種閃光。這閃光指示着耽美生活只是出發點, 剩下某東西在後面。但 S.K. 是不以回顧的形式來解釋他的計劃, 邊他自己也於後來才十分明瞭, 關於美學作品用了一連串的匿名, 而專關宗教使則用正名, 可說明這經過。

約在1847年初, S.K. 然決心要站在「自己的基礎上」(stand to his ground) , 而作一個宗教的作家繼續工作。他比美學的寫作時期, 用全精神勤勉地工作。如此「種種精神之教化的講話」(有十一講話, 368頁) 「愛之行爲」; 於講話形式上之若干基督教徒之考察 (兩部, 共432頁) , 在此1847年終「基督教徒講話」(Christian Discourses) 已寫完, 於1848年四月出版之。在1847年, 「到死的疾病; 基督教訓練」Sickness unto Death, 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底初稿, 關於「Adler述作底種種草案」、[Frau Heiberg論]、[倫理的和宗教的交通底辯證法] (The Dialectic of Ethical and Ethico-Religious Communication) 等一連講義稿和「人是否有權爲真理來殉死?」(Has a man the Right to let Himself be slain for the Truth?) 等作品都有了着落。

這些講話, 在 S.K. 著作中, 佔有相當的分量, 而且對現在的讀者來說, 不就可了解的。標題不大有魅力, 形式不容易接近。這些講話沒有美學的作品的燦爛和逆理的知性。其思想倒是簡明, 以優美的自然的比喻之豐富來表現之, 於和平的氣息之風格裡, 使讀者在緩拍的律動中前進。這些作品表示 S.K. 寫作底別有風格。雖是沒有美學書之燦爛, 也沒有「關係 Adler 論」底辯證法的精緻。如早期的作品所有的尖銳、辛辣和駁論的主角, 已收斂縮影, 這裡有的是與旁人共忍共容底寬容態度。

「愛之行爲」(The Works (Decads) of Love) 是 S.K. 以自己正名發表的唯一大作 (英譯, 400頁), 可說是 S.K. 做個作家底中心點, 以前的美學的作品沒有如此作深入於基督教問題。Johannes Climachus 雖聆到基督教, 但沒有關心如何可進到其門, 故他宣告他不是基督教徒。美學書是要到基督主義之清靜工作, 而只提起問題, 照一般地所了解的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尤其如黑格爾派所導進來的「世界史」看法底基督教。Johannes Climachus 對此問題不給予明確的答覆, 只如戴克拉底之「接生術」對所提起問題幫忙你自己找答案而已。「交通」(communication) 是直接的 (direct) 由各自的實存 (existence) 主體的 (subjective) 決意才可有解決的。

「愛之行爲」底思想概要: 隱藏着的愛和其結果之證實。愛之根源, 是人之內奧的本性, 但愛之根源隱藏於秘密裡。由愛之源泉所結果的是多方面。但由多方面的結果, 我們不能透澈到其隱藏的源泉。其隱藏的生命不可摸捉, 由更深的淵源而來; 即由上帝之愛 (The Love of God) 。假使上帝不是愛, 則人底愛決不能是愛。愛的淵源雖隱藏着, 但可由結果 (fruits) 知之。愛有現它自己於果實之衝動。凡是行爲, 雖爲最善行的無條件行爲也不能證明愛。問題在「如何」(how) 行爲之。

S.K. 將愛之本性分爲幾句命令: 「你應該愛你鄰人如你自己」, 分爲兩段: 第一、「你應該愛」(Thou shalt love) 這是王法底愛, 是「義務」(duty), 如是愛才不變, 有永遠祝福的獨立性, 才有不陷於絕望 (despair) 底保證。第二、「你應該愛你的鄰人」(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r)。這是發見且知道我們的鄰人是現存着 (exist) 底基督教徒的愛 (Christian love)。如果愛不是我們的義務則鄰人的觀念也不存在。祇人知道愛鄰人, 意識和先見始可芟除。基督教徒現存在着 (exists) 即基督教之本質的「自己否定」(self-denial) 現存着。

S.K. 在「你應該愛你的鄰人」所強調的, 是充滿此命令之「個人之責任」(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擲棄個人的偏見, 不要以和人關係來妨害對鄰人之愛, 瞥爲敵人也以德報怨。S.K. 解釋經文裡之一句「愛是律法之充實」(Love is the fulfilling of the law)。在基督底場合, 他的愛不是情緒上的不活動性; 基督之愛是行動、基督爲其愛不能充滿他那一時而悲痛, 基督爲耶路撒冷的和平、爲 Lazarus 之站起而行動。基督之愛表現於大大小小, 無所不及。基督的愛是純愛, 一生如一日無所休息。基督是律法之充實, 我們得由基督學習其思想, 因爲基督是解釋是說明者。人在律法之下而嘆息; 所看所見只是命令且無有界限。但是愛是律法之充滿, 為不能逃避工作, 不能中斷, 不能要求例外。地上知識以爲愛是人與人關係, 基督教說愛是以上帝爲中項的「人—上帝—人」之關係。如上帝不在裡邊則無基督教的愛。愛上帝, 實際上是愛自己; 幫忙別人愛上帝, 就是幫忙別人愛別人。由別人幫助而知愛上帝, 也就是被愛了。

S.K. 得引用一段「教訓」目的是消心之愛, 善良的良心和誠實的信仰之愛」這教訓所說的愛不只是傾向或情感或知性等的問題, 而是良心的問題。基督教只有精神愛 (spirit-love) (這根本的愛又能於各不同種類之愛裡見其表現。因爲愛是良心底問題, 故也應出於清心和誠實的信仰。)

「你愛愛你的鄰人如你自己」這命令不是指愛「人類一般」(mankind in general) , 是可取的賢明方法, 愛人類全體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這命令是向於我個人的 (addressed personality)。如果我誠實生活於上帝面前, 我可由同一狀況的別人分離着, 不能我不做還有與我同一狀況的人會去做, 以此來解除我自己的責任或義務, 與一切的結果之保證無關, 我得愛我的鄰人。然則我的手腳被砍掉則不能突近於火裡救別人時, 應該怎樣? S.K. 再附加而說: 「但我無論如何都能有同情的」(but I can be compassionate everywhere); 有同情的眼光或內心的禱告者, 這由上帝看來, 是最完全的命令之充實。成就某事, 人雖無可說的, 但

上帝知之，上帝賞賜於個人。如此，人人都能實踐此命令。愛不是像詩作，其可能只由於有天分之人，但愛是公開的，人人可以做到的鄰人愛之充實命令，是在行為者底志向，在他的良心和信仰之誠實。不在充實底物理的手段和年齡、財富和地位等無關。

第一段，引保羅之言：「愛是建成的」(*love builds up*)。愛是基督徒生活底基礎，愛如建築物，愛要建成之。愛是信

用一切而不受欺。愛是希望一切而不受辱。愛常將可能性底門戶打開着，希望每一瞬時有善之可能。愛不為一有希望而見棄。愛不為一己，因愛無你與我之別。施愛如受愛是他自己的。愛是永遠而長生。慈悲是愛之一行爲，雖無可與、無可為，亦然。

S.K 寫此書，完全成為其心目中所理想的基督教徒；他一時深深地進於是督和福音裡，雖他的晚年，為憂愁，悲觀和心苦所籠罩，投了暗影。

(9) 「向於死之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 1849年七月出版)「觀點」(*The Point of View* 1849年寫成、遺稿)，「基督教之訓練」(*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1850年九月一十七日出版)這三書是S.K在1848年Easter(復活祭)時的經驗為動機寫就的，是他著作之冠上三大寶珠。1848年S.K已經三十五歲的「老人」。但此時他經驗了深奧的變質(*profound metemorphosis*)，是他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他在最旺盛的精神活動狀態裡。他描寫其獨創的宗教體驗，這三著作在十九世紀的基督教神學論述中，沒有任何著作可以與此三書比美的。這三書在基督教的教會享有不朽的地位。不僅如此，從文學來說，以其體驗底心理記述之深刻獨到，也是世界文學中之最佳作品。

「向於死之疾病」之最末章標語是「挑戰之精神」(*The Spirit of Defiance*)這是記述他自己的心理狀態的，但是自知他的此時心理狀態馬上就不可回避地引他到「絕望」。但是在寫此書時，S.K認為那時(1848年 Easter)的心理狀態是最極端形式的「絕望」瘋狂似地偏要反抗、挑戰底心理狀態。這種絕望是世上罕有的；只在詩人作品裡可以發見這種人物；把全人格委於夢魔似的理想境裡。欲能專心於一事的此絕望必需有「無限的自我底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finite self*)。但是無限的自我，其實祇是最抽象的形式，是自我底最抽象的可能性。人絕望的欲為的正是此最抽象的可能的自我。擬將我從規定着他的現存在着的「大勢力」(*The Power*)底一切關係分離是「絕望」。以自我無限的形式(無限的自我意識)為幫助，絕望地安排自己、創造自己，成就自我所欲望的；區別在主體的自我中之可要的和不可接收的。人的具體我或人之主體性，實際上，有必然性和制限性；如有如此如此的能力、氣質等，是其有限性。由於無限的形式(消極的自我)底幫助，為脫離有限的自我而達到無限的自我，為此，首先要斷送整個事物。

S.K 在出版此書時底心情，可由日記看到：＊19「到底我是詩人，但已經不是了，不過如此而已，這就是欲超出我的限制的無我無中之苦鬥。」「此作和別的實際寫成功了。時機在其適當時是要來臨的，而我有力量來做它；恰好可以來把它弄成功。」『這種子「疾病」以我的編者而用匿名出現了』其匿名是Anti-Johannes Climacus，與不是基督教徒Johannes Climacus 正相反的

「純粹的基督教徒」(*A very simple Christian*) S.K 最初想用本名，Anti-Climacus 是後想的。如此，本名只是此書之編者而已。Anti-Climacus 如何被教化成 B Christian 底發展經過之分析，是此書之意圖。

(10) 「觀點」(*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uthor* 1848年，遺稿)：此書是基督教文學中之最偉大自傳書。S.K. 感覺老了，但心永遠年青(其實S.K此時才三十五歲，外貌似年老人)。他說：上帝無言之中，按排一切。以上帝之幫助，他感覺成為自己了。克服其天性之憂愁了。S.K底秘密「肉中刺」(*The thorn in the flesh*)竟也拔出來了；他自己和其父之罪過之重擔也減輕了。

S.K 少年時，以為基督教是反人性的，是殘酷的；這是其父對他的教育過於形式的嚴格的反映。

S.K 青年時，克服了由稚氣而來的感覺，即他自己是人類中最可憐的孩子底想法。他進入人生，開始交際，但不信用任何人，像精神本身(*soul as spirit*)那種老是站在觀察者立場，但以觀察得到豐富的經驗。竟認識一朋友 Joergen Joergensen 而萬事都模仿了他。很詳細地知道了人性各方面：如快樂、熱情、氣氛、情感等等。他的想像和辯證，獲得可活動的實質的材料，尚且他有充分的時間可以領悟，因為他沒有一定的職業，很久的時間因無聊，把辯證連結於想像，實驗他的唯一工具之精神(*mind as one tunes an instrument*)。但是，他還沒有實在的生活。

S.K底作家地位輝煌，在哥本哈根未曾有過如他的榮譽。但也沒有過如他受過人家的奚落和揶揄。S.K已獲得當作宗教的作家底基礎和超過他自己所豫料以上的高級地位。S.K已經到了如何來反抗他的時代、如何來盡他的宗教作家責務之邊緣。宗教作家是論駁的(*polemic*)；宗教是打勝仗或被打敗的。世間對勝利的宗教作家所要求的，即是他是宗教作家。真的宗教作家只有一三段論法作為回轉機；如果人問如何你知道你為正當，則答以「因為我被虐待所以我知道它」因為我被嘲笑，所以我知道我在說真的」。他不證明他的位置底真理，或他的理由底正確；不依靠任何名譽、尊敬等等來為證明。然則恰恰相反，真的宗教作家常在論駁的。任何宗教作家、說教家都知退而不停於危險。

S.K在1847初以認清他要走的路線。「大眾之攻擊我是要向上帝申謝的。現今我有時間來學習內面性，會想退居於鄉下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精神過於沉湎。我現在已決定站在崗位做下去，我不為嘲弄而碎心，沉湎的精神不停地迫着我，養成稚氣觀念的心，總有一天會滋長向榮。」＊20

「觀點」是爲「兩者抉一」之新訂版說明以後的思想底變化而寫的(E.O新訂版,1849年五月)。

「觀點」底稿成了，但S.K關於出版它，考慮了幾點：發表著作計劃是不是過早？關於自己是不是說得太多？以致自己立於前景？因此會不會把自己、讀者和作品間，放置隔膜的東西，使人家不知他實際的用意在何處？經過考慮後，他決定暫時不出版此書，而只送了一拔萃，「關於當作作家的我的作品」(On my Work as an Author)付印。因此，此書除了這拔出來付印的其餘大部分，於S.K死後四年1859年才被出版。

(1)「基督教訓練」(Training in Christianity, 1850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S.K本來擬以本名出版，熟考之後想把匿名Anti-Climacus取消改爲本名，但已付印來不及改過來。如過去用匿名，在此書場合也有其含義；第一、可使讀者，無關於權威或作者底個人性格，以客觀的態度來讀之。第二、讓讀者在新約聖經之光下，做自己的判斷。用Anti-Climacus，S.K念願讀者注意到「基督主義」究竟其實在如何。此書之構想連結於兩年半前的S.K底復活祭時經驗，而及到此時才付印。此書與「疾病」相同，何爲「基督教的」(das Christliche)之義，在「餘錄」已表明之後，擬引人於基督主義積極的內容，這是此書之主題。欲成爲基督教徒，必須覺醒各自的內面性(Verinnerlichung, become inwardness)。

第一部之結束。議論「道德」(The Moral)，各人各自於上帝面前的清心(quiet inwardness)，於嚴密的意思成爲基督教徒乃率直地認知在上帝面前的意思則可擴收上帝對於萬人的恩寵。安己守份，敬神愛人，無有他求。如果上帝對他有別的要求，上帝會使他了解且會幫助他。因「律法」(law)之可怕，人得以自力繫住基督不放，因爲基督是愛而決不會放棄你。因此，上帝向你有他求。他會讓你了解，會幫助你。但是這要求你在上帝面前謙卑率直，爲能够了解其要求這是反復地要做到的。要成爲基督教徒是成爲零(nugget)這是笨且慢事。與說其是機巧，毋寧說是愚笨之事。

爲享受恩寵，需要遵守道德，這是S.K思想底一重要因素，嚴格但是寬容。(severity but also leniency)。S.K是屬於最寬義的正教基督教徒(A Catholic Christian)因爲根據此語之最勝義來說，S.K是人本主義者(A humanist)他反對了新教的宗教改革之偏向，且也反對了路德教會之派別性。要了解S.K作品是大難事，因爲他的興趣之多方面且人文的教會寬深，使人望洋興嘆。這應在談S.K思想時，來作計較。

S.K底此書，其攻擊對象直接地放在他所尊敬的主教Mynster。Mynster是S.K父底好友，常互相來往過，他從小時就認識且尊敬之。出版此書而攻擊Mynster是S.K感覺最痛苦的，等於對其父的攻擊而打斷少時的甘美回憶。但S.K希望Mynster能够覺知，他在國家教會(State Church)所享有最高地位是曖昧不消楚的，他所代表的不是真的基督教。1850年九月二十一十七日，此書竟出版了；S.K照常拿此書看Mynster去而說：「我會希求過，在此書出來以前，我們之『能够死掉多麼好』」*21未久S.K聽Mynster主教底女婿Pauli(教師)說，其岳父很生氣，說此書是「冒讀神聖之玩笑」(a profane frolic with what

is holy)。Pauli說：我可將你的說告訴S.K麼？Mynster說：不用的，等他來看我時，我直接同他講。Pauli把這事告訴了S.K，其次日S.K來看Mynster，我聽了Pauli底話了，今日特來請教。Mynster非常溫和地說：「我沒有權利來罵責你，如往前我會對你講了，我對於各不同的調子唱歌的任何小鳥，都沒有反對。以同樣道理，任何人要講我，總任其隨便。S.K問Mynster你不爲我的書不愉快麼？Mynster答道：是的，我不認爲你的書是好的，一半是攻擊Martenzen而一半是攻擊我。」*22由此可見，不在公職的一私人的攻擊，他是不在乎的，一點都不感痛癢。S.K很滿意這會見底結果，但希望Mynster在其說教時有點反擊(a little hit in a sermon)。

這兩人會見後半年，S.K所希望的小反擊出現了。1851年五月底，出版了一小文章稱爲「如何來處理丹麥教會之事情之暗示」(Further Suggestions as How the Affairs of Church in Denmark Should be Handled)。在此文章Mynster把S.K和Goldschmidt(「海賊船」週刊主編人)混而一談。S.K每看其父的牧師且他自己所尊敬的Mynster主教細談時，竟發見Mynster關於人性沒有多少知識，感覺和Mynster及既成教堂是已不可免「正如要我站起，而又要我的劍保存在鞘裡；不僅不可縫繡的事情發生了」*23Mynster底這反擊，引起了S.K一生之最後場的一轉向，爲開始他的大攻擊(attack)底準備，1851年至1854年，他沒出版任何書，待時機之來臨。

第三章 思想

I、瞿爾結戈特底現代的意義

現時實存主義都承認S.K是他們的先驅者且認爲都站在其影響之下。在當時的歷史被看做的「例外者」，到了現在才發見其重大意義。S.K思想在現在的歷史的社會的狀況裡，越顯其不斷的意義。在一切機械化大衆化的現在，人人都失掉個性，忘掉了自己。本質或一般性是沒有生氣的，是抽象的和形式的，由鑄型打出來的生產品是一模一樣的；價錢方便，但是都沒有什麼價值，也就沒有創造的歡喜。生命是流動的，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必然性，只是偶然的可能性，維泰斯(Venus)不在那邊，薔薇在這裡，就在這兒跳舞吧！

S.K所提出的「個性」(individuality)不僅是他獨特的(unique)異質，是人們在打盹兒時，他一個人獨醒，而提出來震撼你心靈，要你醒於自己的內面性(inwardness)的。S.K，之以具體的人實存(concrete human existence)挑戰了本質主義或觀念論(idealism)底意義，到了二十世紀越顯明其重要性；因爲S.K把在當時不大明顯的徵兆以豫言家底明敏性感知出來，而這裡種情形，在現在已成爲徵結。S.K之時代診斷是正確的，爲治療時代底病症S.K所開的藥方仍然很有効的，雖是需要從新的檢討。

S.K與其說是當時的社會批評家，毋寧說是十九世紀的惡社會底澈底的分析家；他診療了當時的歷史的、社會的狀況(Situation)。且豫言了將要來臨的現代危機。現代的危機不只於某個部分而及到人類生存(human existence)底整個範圍。科學知識或所謂客觀的真理對於人生活底幫助有其限制，由科學知識超過其界限底使用而起的後果嚴且重，深發人反省深思；人類道德之破產和信念之動搖及信仰之缺乏等等。

日本佔領軍主帥馬格薩(Douglas MacArthur)在1945年的擴播裡說：「問題，根本地是神學的，因為它包括入性格底改善，這改善是要和科學、藝術、文學及過去二千年來的文化進步同時進行的。肉慾底治療祇依算心靈」。非洲聖人Albert Schweitzer說：現時文化科學的技術之不可否定事實，是文明和野蠻底奇妙混合」(A strange medley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ans)。現時整個文化底不安定、社會上政治上的動亂是時代的心靈上道德上疾病表現於外面的：現代文化，因知的道德的真理，由於物質、自然(matter and nature)所侵犯，一切都交給於盲目的勢力之變化和權力意志的生物學的強迫而不疑惑或束手旁觀。這種廣義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以至其狹義的唯物論的人生觀、世界觀，在現時割據一方，甚至滲透各領域。觀念論(Idealism)仍佔一方保持其殘喘。

S.K在十九世紀中葉黑格爾哲學(Hegelian Philosophy)之盛時，而德國的觀念論正在彌漫西歐天地時，開始「人存在的哲學」(die Philosophie des menschlichen Seins)或「實存的哲學」(Existential Philosophy)反抗觀念論的哲學。法國底Jean Wahl在其黑格爾記念論文裡，以S.K底口吻打趣地說：現在的我們立於「兩者抉一」(Either-Or)之情形：要擇黑格爾或霍爾結戈特(Entweder Hegel oder Kierkegaard)。現時為解決切身的問題，跟着實在的思想之必然性，這二十多年來漸漸興起而漸取明顯的姿態出現的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回復了很久被疏忽的甚至被忘掉的一哲學真理(a philosophic truth)，從本質的諸原理底無時間的有効性，回復「人存在底具體的歷史性」(the concrete historicity of human existence)。

實存主義因其着重「悖理」(absurdity)或不合理(irrational)，一時為懶惰和慣性而以狂杯陶醉為快的一群人所竊取，無忘懷苦惱而求刺激蟠據於咖啡店(café)底耽美的浪漫派所歡迎；以為人生底悲慘，藉酒狂醉狂歌亂舞就可忘掉，殊不知這不過是人實存之最低級的一存在樣式而已。

我們當然承認實存主義底界限，當然也承認其重要性；實存主義應該正確地被了解，正確地被批評，不應該委於一群輕佻玩世不恭人之手。實存思想歷史的探求，其基礎的奠基和解明，很幸運地由幾個有力的哲學家底努力，現在其題旨和組織等已大明。如見於Jaspers, Heidegger, Sartre, Marcel等實存主義在現代思想中有其不可拔的地盤，成為影響力最大的最豐富的最深的一潮流。

實存主義以一般名稱(general term)可規定如下：實存主義是，反對「觀念與事物過剩之哲學」底人類哲學(A rea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man against the excesses of the philosophies of ideas and of things)，簡單的說來，是哲學的人類學(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哲學底根本問題是會以「人之現實存在」(The existence of man, Menschliches Dasein)為考究底中心。因傳統哲學都偏重世界哲學(如宇宙論)，精神底產品(如概念論)而忘掉了人類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an)。

十九世紀繼承了基督教底遺產；國家和社會底機構，其權利和義務都由於神學和哲學來解答。因此，哲學和神學是傳統上最高的學問。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歷史、法律、社會和人文諸研究，採取所謂「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以來，就開始拒絕神學和哲學底指導原理。「真理」(truth)是依據科學方法分析，記述和測驗的物理的實在(physical reality)。感官的知識是唯一有效的知識，合理的或知性的知識是「同意語」(synonymous)，是無意義的抽象和擬制底信仰。神學是迷信底別名。哲學是自然和人類文化底豫想圖，哲學已經不是規範學科；對人思想和行為沒有規制力量，竟變為自然科學底附屬品；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底中間的再述著。實證論和新實證論將哲學看做自然科學底奴婢(the handmaid of natural sciences)，哲學是從物的實在宇宙離得很遠的純粹思惟底抽象的東西。

柏拉圖的哲學，是人道底最好保護者。(humanistic best guardian)；哲學是人類底住宅，是人類德行之救濟者，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哲學的正統的機能，由於實證的科學之興起及其在物的方面底輝煌效果，失去殆盡。

神學和哲學底失權，其原因有內在的和外在的；內在的，要由於自己檢討來回復失地，外在的要來訂正誤會，使越權者的信服以回復權利。

現代世界，徐徐地且確實地向往於深淵，其危機時時刻刻在露現，現代精神狀態，已由於S.K診斷為「人心底疾病」(A disease of the human mind)。連樂觀主義者歌德，看到十九世紀潮流時，疑惑地憂愁地這麼說：「人類是要更聰明，更幸福的，但他們似乎不願更善良和幸福。神不喜歡人類底時間已來臨，神為重新創造，想粉碎其造物。」尼采晚歌德半世紀也會說：「啊，十九世紀傲慢的西歐人，你們是不是瘋了？你們的知識不完成自然，它只是殺死你自己的天性……你們以輝煌的知識向天上升爬，但却仍是掉於混沌，你們的作法逃不了你們的運命；地面由你們的脚下裂開於不可捉摸的黑暗；你們的生命沒有安定，由於你們的知識底每一打擊都可只如蜘蛛網那樣撕為千萬片。」
水24

歌德和尼采，如此，只善意的有理解的警告警惕人類。當時黑格爾底包括的形上學的觀念論「或唯心論」以遒勁的勢力風靡歐洲整個天地。但在德國和英國的「澈底的青年黑格爾派」(radical young Hegelians)中受孔德的實證論底暗示，由其老師黑格爾底辯證法發展為辯證法的歷史的唯物論底嘗試也產生了。黑格爾底唯心論的前提被翻過來，代以唯物論的前提，歷史問題不問其真假、正邪、善惡、而只看其事實和實效(fact and metrical force)了。德國證實論以其強毅性把孔德底實證的前提發展為

完整的唯物論哲學。德國之達文主義者Karl Vogt在其名著「迷信與科學」(Kehlertabe und Wissenschaft, 1855)以俏皮的、機警的嚐試了人的心靈(human soul)而抹消。這唯物論陣容底黑格爾反對是以「物」代替了「心」。

從別的看法向黑格爾學派揭起反旗的是S.K。他在新教的基督教傳統裡以「宗教的個性」(religious individualism)來反對黑格爾派的「思辯的體系或絕對的觀念論」(Speculative System or absolute Idealism)。Hegel把「上帝世界」(神的精神即人的精神，作為其哲學基礎；A與非A之同一化)。但S.K主張，創物主(The Creator)和創造物(The Creative)，上帝與世界，超自然與自然不能同一化，有不可架構的深淵(unbridged gulf)在中間隔絕着。S.K反對Hegel把基督教條底世俗化弄成等於汎神論(parttheism)。S.K却主張神性(Deity)底絕對的統治權(absolute sovereignty)。S.K反對Hege把國家大權之神化，而主張「個人的」(individual)「內面性」(inwardness)。S.K在這一方面跟着路德(M. Luther)底主旨，提議為保存信仰(faith)要剝削「理性」(reason)。S.K滿面最強力且最有効的劉敵是黑格爾派，以打倒黑格爾主義為目前急務。至於教堂(church)問題底再檢討是跟着而生的次要且主要的問題。

黑格爾哲學和人文的新教神學(Liberal Protestant Theology)容易叫人成為基督教徒，但是其實成異端，S.K眼看到這情形，很難受。因此，他嚴格地區別了Christianity和Christendom，Christianity是帶有光輝的實在，而Christendom容易陷於「某種的幻滅」(apical illusions)底危險。基督教(Christianity)是要以苦惱(suffering)忍受一切而能在上帝面前，以決意作無條件的，「兩者擇一」的選擇。「丹麥的創作家Henrik Ibsen底哲學的、宗教的戲曲“B:an”是在S.K精神影響之下，寫成的」Ibsen以劇作表現了「全部或零」(All or Nothing)底S.K要求。

丹麥底自由評論家Georg Brandes評S.K說：「S.K曾引了丹麥的知識生活到跳於舊教(Catholicism)的黑暗深淵。或跳到自由招引的地方」。從人實存底最深根柢射出來的「知慧的誠實」之喚醒，是不容任意的，是要求你的以責任的決意的。※25不客有任何妥協。

S.K為現代思想家中最傑出之一，其思想活於現時最優秀的實存哲學家裡；如Jaspers, Heidegger, Sartre, Marcel及尼祿文學家K.BARTH等。S.K以實存思想挑戰於二十世紀，其成果，於現時實存哲學看到其美滿的豐收，在這園地養成出來的「實存樹木」滋長盛茂而樹枝方向雖有不同，但其對於個性和其自由底尊重是同一樹幹底發揮，S.K不成爲後來哲學史講學底一腳註而却以專書來大寫特寫他，實得知已於百年後也。

現在我們將S.K底實存思想和黑格爾思想爲主作一對比可概括如下：

1. 黑格爾說：「凡是理性的是現實的；而凡是現實的是理性的」這思想是主張，理性即存在，或本質(essentia)即現存在(existentia)，且認爲essentia優越於existencia。

S.K說：祇單獨的立於上帝面前的實存才是真的存在，現存在先行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是將黑格爾底觀念論(idealism)轉倒於實在論(realism)將前者的邏輯主義(Logizismus)顛倒於存在論(Ontologie)的。現時的實存哲學底主要代表者，海德格立場被看做是存在論的，而沙兒脫(Sartre)是唯物論的，正是站在同一的趨勢。

2. 但實存主義，在S.K不是唯物的，寧爲主體主義(subjectivism)，因爲根據S.K來說「主體性才是真理」，普通以客觀的，普遍的東西認爲真理；如黑格爾底「絕對的主觀是真理」，S.K並不否定「2+2=4」是真理，但真理不像路旁的石頭那樣，冷然永遠妥當的真理。在各瞬間產生於身邊的「生起」(Geschehen)中決斷地採取行動，才是真理。S.K以例子來說明這種主體真理；「真理與其說存乎神學家底整然的系統上的數理，寧存於異端者底一心不亂的信仰上面」這就是說，真理不存於「思辯的體系」(speculative system)。而存於作決意一飛躍(leaping)的個人的行動上；實存的真理才是真理。

3. 黑格爾底辯證法是量的辯證法(Quantitative Dialektik)是指與媒介底辯證法(Dialektik Versoehrung und Mediation)限者連絡於無限者。S.K之所謂「宗教性A」(Religiosität A)便是也，其立場是汎神論。

S.K却和Hegel相反，他(S.K)主張眞的宗教是承認「絕對的他者(absolute other)底有神論」，其所謂「宗教性B」(Religiosität B)是也。因人類沒有可連絡地直接於上帝之道路，實存者之對於上帝底關係，只有飛躍和挫折，如果能有人神底關係，其關係不是量的連絡而質的斷絕，因此，這種超自然的、異質的關係是「悖理」(paradox)，是「逆理」(absurd)，是「道理」(paradox)，這種辯證法，就是質的辯證法。S.K底「實存的思惟」(existential Denken)就是主體或實存，以質的辯證法，獲得真理的思考方法。

現時的實存主義者，反對抽象的客觀的真理而着重具體的主體的真理，都仍尊守S.K底路線。現代的危機神學，辯證法的神學代表者Karl Barth(1865—), Emil Brunner(1889—), Friedrich Gogarten(1887—)等，重視S.K之理由，亦因他的質的辯證法。

S.K底「實存」似乎以宗教的實存爲歸宿，但是我們可提出幾個不同的主張，也便是表示着他們的對S.K底實存含義底解釋之不同。

問題：

1. 實存究竟是以神之信仰，才是真正實存？
2. 是不是要歸依於神或只是在倫理階段底倫理的實存才是實存底真相？
3. 是不是不能露骨地來講神，且能忍耐一切煩惱(suffering)，才算是真的實存姿態？

答案：

1. 像乎S.K自由的立場和現時有神論的傾向底實存主義者底看法。
2. 像乎海德格底立場，他以良心之決意爲中心，來分析在倫理的頽廢底世俗人(Das Man)之各種存在形樣(Seinsweise)，以此顯明實存。海德格底存在論是以倫理的實存爲根本問題。

3. 沙兒脫 (Sartre) 否定神之存在，站在近於美的實存底立場，但不就是第三問題底答案，因為1.2.3.之間可容中間地帶。現時實存主義者中，雖根本精神相同，但各有所側重，在同一花園裡爭妍競秀匯為奇觀。

二、瞿爾結戈特思想底輪廓

S.K.是實存思想底發明家，現時實存主義底潮流。我們在談他的爲人和作品時，業已隨時談及其思想，現在再作一概觀，以便後來問題底討論。

S.K. 實存思想以何爲對象，以何爲主題，以何爲內容，以何爲目標？爲明瞭其旨意，我們不妨引用他的日記一段：「實際上我所缺的，不在認知何物，而在不明瞭應做何事。我所必要的，是在理解我的使命，洞察神意要我做何事。發見對於我切身的真理是最重要的是；因此時，人才能得到內部經驗，發見可願意和它共生死底概念，這才是最要緊事。假使發見了所謂客觀的真理，或完全把握了哲學體系，或展開了國家理論，或構成了世界，這都不關重要，因爲我不在這些東西裡邊，我只是爲世人提供看着玩的東西，不只爲做認識生活，都爲完全地過人的生活，我似乎缺乏能够根據於它而展開我的思想底某個東西。這應不是所謂客觀的東西。客觀的東西，不是可應付每場合的我本來的東西。和我的實存 (Existenz) 底最根抵纏在一起的，以這個可以粘着於神的東西的，假使全世界崩潰下去也不願意可抓住不放的這某個東西，它實是我所缺乏的，我想要追求它」。水26 在此段日記裡，我們可知道 S.K. 做個實存思想家眞面目和秘密。如在 S.K. 作品裡，我們已經看到的「餘錄」(Postscript)，是 S.K. 思想最頂峰的著作；是要清算所謂「客觀的真理」底一作品。

S.K. 1830 年進哥本哈根大學，在 Hegel 死前一年，而正是 Hegel 哲學全盛時代，是辯證法時代。他面也是 Schlegel 為主導者，讚美天才和個性底浪漫派時代。S.K. 受此時代精神影響深且巨，S.K. 之爲人一面是辯證法的，他面是內面的、個性的、藝術的。他的受這兩面的影響，看他的學位論文「Irony 概念」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來。他把浪漫派喜歡的概念 irony 連結於 Hegel 底世界史考察。但是這兩方面思想都不能滿足他。Hegel 底客觀精神，止揚一切矛盾底 Logos，即講宥和哲學 (Philosophie der Versöhnung) 底 Hegel 不能滿足 S.K. 底心靈深處的 Paradox，不容易醫治的主體底苦惱 (Leiden) 和熱情 (Fathos)。後又，浪漫派底靈的觀照態度，因 S.K. 自己已經爲其過剩而煩惱，所以這態度不能給予如何生活底確信，因此，S.K. 當然不能安住於此。

客觀的真理，由 S.K. 看來是抽象不切實的。這種自己不能共活在裡邊的客觀真理是沒有用的。S.K. 所求的對象，是不能以所謂客觀的，概念的思維可嵌進於其概念底框子裡的某特定的東西；即最具體的、最現實的個別者 (Individuality)。

1 個別者、例外者：

S.K. 思想底變移大別可分爲美學的時期 (初期) 和倫理的，宗教的時期 (後期)，在初期的個別者或例外者，是代表人類本性的天才 (Genie) 所以是例外者 (Ausnahme) 是美學的實存 (aesthetische Existenz)。所謂實存的思惟，是自己作一個別的實

II 實存的思想底根本性格：

「實存」(Existenz, existence) 底概念之最重要的一事，是指「實存是有限且無限」這個含義；如人存在有肉體，也有心靈，人存在被夾在兩者之間，所以人存在是不自由的，有限的，因有這些不完全且有限，S.K. 以「有罪」(Schuld, sin) 表現之存是指「存在於中間」，由人存在底此根本性格，我們再可以拿出幾個性格，以爲說明。

(1) "Interesse," is Interesse, (Interesse, Sorge)；實存因其爲「存在於中間」不得不對他的實存有「關心」因是有限，而無限——以此不得不無限的運動，以心靈求完全的，追慕無限。如此實存存乎有限與無限之間，即 "Interesse"，人的現實存在即實

，一種「矛盾」，所以實存是「煩惱」(Leiden, Besorgten) 是「激情」(Fathos)。S.K. 在這一點，受 Romantiker 底薰陶，反對黑格爾的底 Logos，一切運動底透明的澄清的看法；在其有和的辯證運動，沒有不形式地、合理地被吸進去，但是有個性的、有圭角的，不合理的帶有激情的個別者，如果被其法網吸進去的話，便成爲一般者底附庸，變成普遍者奴婢，毫無其獨立性。祇是同形同量的一商品。S.K. 要求實存者時，他自己要做實存的思維；關於其存在，以激情以苦惱底「關心」自己由於自己的矛盾來苦鬥、掙扎、以求解決。如果把實存問題，委於 Hegel 式來解決它，即以抽象來思維它，以世界史觀點來處理它，不外是自己忘却，或虛脫，是自己欺騙。

(2) 實存底表現領域大別爲三；藝術的實存，倫理的實存和宗教的實存：

實存因其爲矛盾的存在，但因其爲矛盾做由有限到無限底運動，把自己凝聚 (Konkretion) 於自己，做個個別者底實存的思維，但是實存底存在式樣 (Seinsweise) 可分爲三領域，我們可跟着實存表現領域之不同，來作實存論的考察。

S.K. 自己的實存 (his personal existence) 有人生底各種形式和可能性底廣泛的經驗和了解，他以心理學的分析了人存在底

秘密。真的實存對自己的實存有著無限的關心，而實存的思維，關於各人生階段考察底結果如下：

藝術的（或耽美的或美學的）人生階段；是直接性（immediacy）領域，是幸福（happiness）為目的，是直接的耽美生活態度。是快樂主義的（hedonistic）享受。這些階段，無論是在官能的印象，在思想和想像只是自然的反應，對於環境（事物世界、現象界、時空等領域）只作直接的反應，只是自動的、本能的動作，官能生活底飽滿，竟會發生厭惡、無聊之感，厭倦和空虛是耽美底結果。耽美家於其憂鬱（樂極成悲）的悲哀而發出的聲音是Irony以自嘆。所謂Irony乃為內外不調和而激起的情緒或態度。關於生活不調和，耽美家更能理會到他正在內面的絕望狀況（a situation of inward despair），他就有從新開始生活底的希望。S.K以Don Juan是代表這階級底典型。

倫理的人生階段；是義務遂行底領域，耽美家拒絕對任何人負責，故他只是官能底奴隸而已。倫理人物，努力於將自己連繫於團體內的他人：於友誼、婚姻和事業等擔起其社會的責務，因此，他是自由的：因為除了盡義務以外是沒有自由。人能發展他的人格（personality）只在倫理的階段生活而已。倫理是有二般妥當性的，而個人以一般性為目標而為連繫於一般而限制其恣意，為普遍而獻身。倫理生活是為遵重別的個人而克己。克己復禮是義務，同時也是權利。

S.K底倫理階段處理，不是客觀的思惟底處理法，而如在「恐怖與戰慄」（Fear and Trembling）可看到，是不以既成的哲學的處理底排列，却是實存思維底辯證的抒情（a dialectic lyric）來處理之，是一種poetic way of discussions。因為他以為實踐的倫理問題，不能以「客觀的理論化」（objective theorizing）為完了事，為避免哲學的處理底陷阱，他不求道德生活之哲學式底解決法，不求形上學的基礎來構成其倫理思想，而以一種的道德的神學（moral theology）來討論此問題，S.K底倫理思想，融合於「天啓所提供的真理」（the truth provided by revelation）。S.K以實存論的辯證法反對既成的範疇（規矩，形式等），在啓示領導下，他談了倫理問題，自名為第一哲學（Philosophia Secunda）。S.K以為自然主義的假定：對倫理問題不能有適當的處理，倫理問題不須要貰限於內在立場來作有限的考慮，而以基督教的實存解釋來代替了形式主義及形式主義的倫理學。這階段終歸於懷疑，以Faust為其典型。

宗教的人生階段：宗教的階段才是人生底達成。S.K不信認所謂永遠的真理，倫理學由他看來不是善事底尋找，主要在決斷（decision）。S.K說：理性不能幫助我們作決斷，希臘人、基督教徒和近代人都看過了這一最重要的事實，他們都要選抉什麼是永遠的時，在證明他們的人生觀時，在證明基督教底優越性時，或在證明神之存在時，想逃避做決斷。S.K攻擊了神學底驕傲傳統。由倫理學和形上學而說，這些學問是在暗夜吹口哨，是自己欺騙，是為隱藏其決斷盡其能力，在事情完了以後構造其只有次義意思的理論網，並且常是不正當的。

S.K在「E-O」「反復」和「恐懼和戰慄」討論藝術的實存和倫理的實存，承這三本書底鋪路工作後，他在「諸階段」（The Stages）和「附錄」（Postscript）談宗教的實存，實存底三領域理論不是先天的演譯，却是實存底一步一步的發展，不是嚴格的、絕對的形式，而却是經驗底柔和的工具（supple tool）。這三階段或領域底架構不是漸漸的融和，其遷易不是一直的前進，有時也可以後退的。三階段的關係不是什麼必然性，寧為變化的以至偶然的。但是其階段底遷移必有實存底折挫、絕望，然後做飛躍（Isprung）飛躍是須要實存底自由決斷者；尤其宗教階段底飛躍已經自然的內在情況The situation of natural immincence這一極限狀況（Limit-situation）是「逆理」（paradox）。基督教（Christianity）而S.K稱宗教性B是從別的一切倫理，宗教性（Ethico-religiousness）不同的獨特宗教性，S.K稱為逆理的宗教性（paradoxical religiousness）。實存底三領域中基督教當做宗教有和別的宗教不同地方，但這並不是說，Christianity當做宗教是第四階段，因為基督教在它自己來說，也是（ethico-religiousness）實存在其不完全感、罪意識底極限狀況即絕望、危機做逆理的飛躍立於上帝面前，這種基督教對於上帝底關係，是基督教的啓示和個人底特別的個人關係（a special personal relation），在這關係可把人的實存變成的一獨特的存在式樣。這是S.K底根據他的經驗底新約聖書看法。

S.K以聖經的阿伯列罕（Abraham）故事為例說明「信仰」（faith）底經過。上帝試探阿伯列罕而對他說：帶你的獨生兒埃及薩克（1931c）到山上去獻給於上帝，阿伯列罕，照命令做，但這表示着人的狀況（man's situation）人的條件（La condition humaine），人的命運（man's fate）在這種極限狀況，世界已經沒有份兒（the world has no part in it），是無所幫助的必要的唯一書，是「決斷」（decision）「信仰是逆理的」（Faith is paradoxical）。

S.K反對把心靈或自我（soul or self）看做實體（substance），自我原來是不可摸捉的，應於可能性，不安和決斷（Possibilities, dread, and decision）等的名稱來了解之。我看我的可能性時，我經驗「不安」（dread, Angst），而不安是「自由底眩惑」（The dizziness of freedom），這樣子，我的選擇在恐懼和戰慄中做到。

S.K底限本思想，為現代實存主義者所遵奉；如攻擊既成的「基督教」概念，暗示了「自我」一般看法底改變，「決斷」（decision）底着重等等。

(3)異質的運動「飛躍」..S.K底重要思想之一。實存因存乎在有限與無限之間，常向於無限運動着。而這運動是飛躍運動。實存是運動，是常在生成（becoming, Werden），這是說，實存不祇是可能（possibilities）且是現實（actualities），而現實常在時間裡。在時間裡的運動，在實存底場合，含有由於決斷底「兩者抉一」之選擇，因此，從一方到他方底運動，不是由少的到多的量運動，恰恰相反，是異質的「質的運動」，因之，不是連續的運動，即是飛躍。由於決斷做飛躍運動是要「反復」（repetition, Wiederholung）的，飛躍和反復是「時滿」（Zeitigen），即在時間裡的永遠或永遠的現在。

(4)實存的思惟（existierendes Denken），主體性底真理，在S.K稱為實存的思惟者，是驅使實存面臨於矛盾，逆理之前，叫

他覺悟到決斷和飛躍底思維，而實存思惟底內容而其眞理性是透過決斷和飛躍顯露出來 (*terschlossen*)，這種眞理不是觀念的而是現實的，是實存自己實現出來的，這種眞理就是S.K費了那麼大的力氣，要告訴人家自己去經驗，自己去決斷的眞理，即他叫做「主體性底眞理」(*The truth of Subjectivity*)。因此，實存眞理所注重的，不在「何」(*what, was*)，却在「如何」(*How, wie*)名田的「上帝」概念，不是真正的上帝，以熱情、苦惱之下求得的「神」才是眞理，最少可觸着主體性的眞理。S.K譙 *Training Christianity in Christendom*，也是指這種神意思。

三 實存的思考以什麼爲目標，即「爲何」(*Warum?*)。

實存的思考是以什麼的思維？是以什麼爲目標？這問題於(4)已經指示過了。驅使實存到進退維谷的地步底矛盾，要求實存底決意敢行，這才是實存思考底企圖。這種實存思考底逼迫實存，不是要它思辯的、或觀念地來解決矛盾 (*Hegel*是這種)，是要求實存做「兩者抉一」底選擇；督促實存做飛躍的；即在實存解決問題，顯示眞理。沒有現成的，固定的眞理，眞理是透過生存，在實存裡生成 (*becoming*)或生起 (*geschehen*)的。眞理不能客觀地可觀照的，祇在實存裡每回由於決斷之「行為」(*doing*)獲得的。在生活、生存、實存裡所行的，實存思考是「行底意志」，思與行在一起，常在生成裡由於行為來證實。實存思考常在逼迫實存向於無限運動。實存思考之逼迫實存在有限與無限間做運動；這不就使實存被吸收於永遠裡，也不就使實存墮於有限裡偷閑。以實存意識貫串其全存在，而成爲真正的實存，是永遠地、無限地超越實存到那邊去，同時又在實存底現存裡、在生成裡；有限與無限，內在與超越底矛盾的緊張，挫折與克服之反復，是當做實存底求永遠負荷着的命運的。

罪和苦惱，表示着實存的思維底核心，S.K在此論了「主體性」問題。具體的人存在是有着激情的存在。「信仰」是在苦惱之下，做不斷的自己決斷，據此立於上帝面前，即在絕對者之前看了自己的「無性」(*Nichts*)。S.K擬在這種苦惱，澈底地作到自己否定，深深地悔改，深深地知其罪過。這才是基督教徒之真正存在的式樣 (*Seinweise*)。

附記：瞿爾結戈特底爲人，作品及思想以此暫告一段落，本擬在第四章詳細討論他的思想內容各細節問題，現在不得不暫缺，以爲憾。

註：

- * 1. "The Point of View for My Work as an Author" 1849, Published Posthumously. by Walter Lowr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 * 2. "Gott den Herrn Verfluchte, der ueber sich bringen Komte, ein hilfloses, ungluckliches Kind so leiden lassen, ohne ihm zu Hilfe zu kommen." in S. II von A. Gemmer's Soeren Kierkegaard u. c. Kari Barth. Verlag suetzen und Schroeder, Stuttgart, 1929
- * 3. Theodor Haacker : Kierkegaard The Cripple. Philosophical Library. New York.

- * 4. F. Lowitzky : Soeren Kierkegaard :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 einer Fast-Selbstanalyse. 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Wien 1935.
- * 5. A. Gemmer und A. Neisser : S.K. und K. Barth, S. 31.
- * 6. The Journals, 1834-1855, selections from 20 vls.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Dru. 665 pp. Oxford Univ. Press 1936
- * 7. Den Unge Seeren Kierkegaard, 1929
- * 8. Richard Magnussen : Soeren Kierkegaard seen from Outside, and The Special Cross. 1942.
- * 9. My merit in literature is that I have set forth the decisive qual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mpass of existence with such dialectical clarity and so originally as has not, so far as I know, been done in any other literature. Journals Entry 801
- * 10. A. Hamilton ; Sixteen Months in the Danish Isles. 1852.
- * 11. John A. Bain : Soeren Kierkegaard. 1935, p. 116.
- * 12. Journals, Entry 625.
- * 13. Journals, Entry 861.
- * 14. Journals, Entry 965.
- * 15. Journals, Entry 1000.
- * 16. The Concept of Irony. 1841.
- * 17. Ratscript ; 'The First and Last Declaration'
- * 18. The Point of View.
- * 19. The Point of View. p. 68.
- * 20. Journals, Entry 628
- * 21. Journals, Entry 1263
- * 22. Journals, Entry 1140.
- * 23. Journals, Entry 1216.
- * 24. Nietzsche Thought Out of Season, II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ransl. by A. Collin 1910, pp. 6, f.
- * 25. W. Lowrie : Kierkegaard, Oxford Univ. Press. 1938, p. 574.
- * 26. Journals, (1835)

中國哲學會哲學年刊

第一期 目錄

發刊詞

中國古代哲學之起源與發展

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

思想研究的新發展

孔子哲學新論

孔子仁之思想

瞿爾結戈特——爲人，作品和思想

柏格森生平及其哲學思想

無爲解

Plato's Ideas and Abelard

本會章程

本會會員名單

編後記

黃建中遺著 1

張起鈞 三四

崔載陽 四三

任卓宣 五六

吳康 六八

洪耀勳 八〇

吳康 一一八

直明 一三一

陳康 一三七

康明 一三一

..... 一三一

..... 一四〇

..... 一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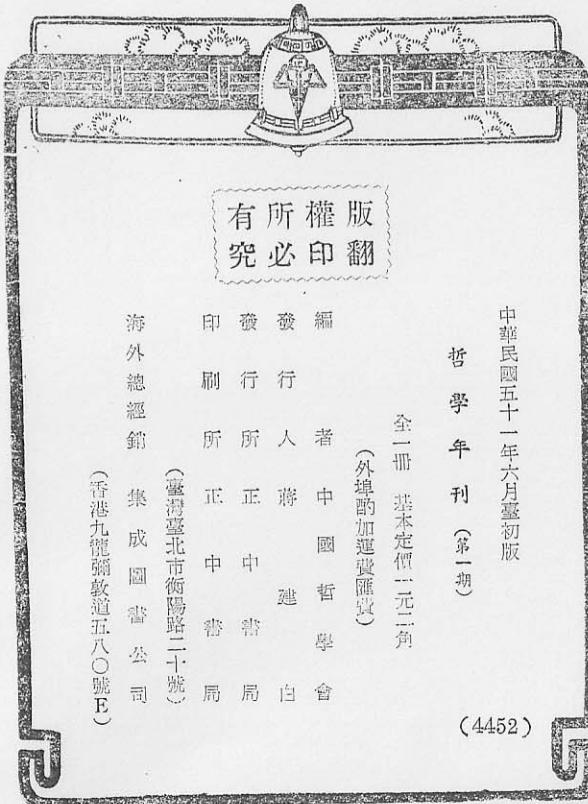
ANNALS OF PHILOSOPHY

Number 1

December 1961

Contents

- Foreword..... The Editor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posthumous)
..... Huang Chien-chung
The Traditions of Chinese Philosophy..... Constant Chang
A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Thought..... Jyan Choy
A New Examin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 Jen Chuo-hsuan
The Theory of Humanity of Confucius Woo Kang
Soeren Kierkegaard: His Personal Life, Works and Thinking..... Hung Yac-hsun
Henri Bergson: His Life, Works and Philosophy..... Woo Kang
Plato's Ideas and Abelard..... Chen Chung-hwan



Society of Philoso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ddress: c/o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na.